皇明大政紀

皇明大政紀卷之十七

豐城雷　禮謹輯
臣餘姚朱　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戊申。弘治元年。正月。

召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左都御史。掌院事。兼提督十二團營。

文升陛見。召至文華殿。賜大紅織金衣一襲。蓋　上在東宮時。素知其名故也。文升感殊遇。益自奮勵。知無不言。　上特倚重焉。

命右都御史屠滽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濉以親老乞終養不允留廣東一年斬獲猺獞數百

賜綵段銀兩柳州諸戍軍舊皆番調風土殊習比歲死

亡過半乃爲區處分守多全活

吏部尚書王恕疏濫陞內官人衆與詔旨革罷傳奉冗員

相悖不報

恕言　陛下初登寶位逬逐刺麻番僧法王佛子國師

革罷傳奉冗員追回濫賞庄田蟒衣等項中外誦之今

未久而陞一起內官人數頗多將見前數事不數年復

如舊矣可不慎歟

以給事中賀欽爲陜西左叅議以母病懇辭允之

欽上疏母病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眞儒以講聖學謂

今日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尤當訪求眞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且以俗儒厠其閒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歷事監生陳獻章夫性高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職掌。不過洒掃供奉關防出入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輩或陷主虜庭或勸易儲嗣。或謀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或納賄不貲。或引用左道。或導進淫巧。此其陷君悞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宜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掌奏牘。頒大政。外不可使守地

方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　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眞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褻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心自善疏入允辭

超陞貴州左參政鄭時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先撫陝西在成化二十二年上疏觸時諱謫官　上知其忠藎陞之

御史姜洪陳言八事不報

一曰正君心。二曰務聖學。三曰納諫諍。內言進士李文祥不宜斥逐。四曰辯邪正。五曰禁近習。言內侍不宜干政事。六曰黜異端。言內府有佛道精舍。胡鬼塑像。宜撤毁。并天下僧道宜清奸僞。七曰省進奉。言內官監運貢物多載私貨。用船十餘號。宜令文職押運。八曰愼始終。言守初詔不變。

復廣西按察使閔珪爲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珪前撫江西被妖人李孜省詆其不勝任。左廷故復之。

閏正月。勑修　憲宗實錄。

詔天下舉異才。

校尉胡餘慶請開中鹽糧。照諸司職掌。量彼處米價貴賤

及道路險易遠近具奏出榜召商中納下部格之

二月上耕籍田

禮畢宴群臣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謂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於是得釋時論韙之

陞廣西按察使許進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兼贊理軍務

先是北虜小王子擁衆深入欲爲寇既又以入一千五百入貢進於初至請發內帑銀二萬以供館穀之費邊人不擾及虜使入進防範嚴待遇厚而所以臨視之甚

整肅人以爲得體。
以秦紘爲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紘先爲户部侍郎忤時貴降廣西左叅政。吏部尚書王
恕重其剛正特薦起之。
三月 上視太學謁先師。 賜祭酒費誾等衣幣。
南京吏部主事儲瓘上疏薦舉謫籍遺才。 上付吏部起
用之。
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
祥並以言事遠謫瓘言五人者旣以直言狥國必不變
節辱身今皆棄之嶺海毒霧瘴氣與死爲伍情實可憫
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裨益與

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加贈前少保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建祠墓所賜額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

時給事中孫需等言謙功在社稷遂有是典。

少詹事楊守陳上講學勤政疏。　上褒納之。大略謂　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玩放遠奇衺登用正人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日勤政務若此不懈可幾堯舜。獨臣愚猶過慮蓋華故正始猶易持久保終實難若內得弗深外資弗博銳志少懈欲心漸滋豈能俾其終始如一乞開　經筵御午朝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必待　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一日之間居文華殿

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使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則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illegible]矣。午朝有事者，皆先用咯節口奏而裁決之，大政則召大臣而議，議未當則許諫官駁正而審行之，俾賢才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則資于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但如近日之聽日講御于朝，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荅，臣恐積年之弊未革，而將來之患難測，不但如前所過慮而已。

浙江景寧縣山頭白氣如物飛騰。

吏部尚書王恕議保治奏狀。

恕言，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

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聰明于左右之人左右之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于好惡之私未免以直爲枉以枉爲直欲察識之眞必須　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專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使亦可以啓沃聖心而進於高明矣

十二日初開經筵　賜講官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有差

十三日文華殿早進讀尚書孟子及午進讀大學衍義自後以爲常講畢賜茶　上皆呼先生而不名

左都御史馬文升條時政十五事　上嘉納之

一曰選賢能以任風憲曰禁摭拾以戒賍官曰擇人才以典刑獄曰申命令以修庶務曰逐術士以防扇惑曰責成効以革奸弊曰擇守令以固邦本曰嚴考課以示懲勸曰禁公罰以勵士風曰廣儲積以足國用曰恤土人以防後患曰清僧道以杜遊食曰敦懷柔以安四夷曰節費用以蘇民困曰足兵戎以禦外侮悉見施行於

內節用乞查內府衙門自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年間一應供應之物如油蠟猪羊雞鵝及擡柴夫工價銀兩等項某年用若干斷自　聖衷量省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就為定例不許各衙門具奏增添尤望　皇上

凡百用度，更加樽節，俱剴切時弊。
南京欽天監奏：白晝大白守辰，歲星守巳。
以謝士元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四月，天壽山大風雹。上遣官祭告，戒諭群臣修省。
給事中曹璘上遇災修政疏。上納之。
璘言：皇上身逢災異，況在諒陰，願避殿，服素，撤樂，減膳；日御經筵，有疑垂問，思慕二親，服淺色視事，毋輒黄衣；求直言，不可爲奸佞所蔽；內官在內者，止是守門傳令，不得干預國事；革罷教書翰林官；在外者，一切取回別用；與夫清理西北各邊軍餘，查盤各處倉庫服食稅糧銀兩，俱切時弊。

右庶子張昇劾大學士劉吉建言超遷科道柔佞取悅不
報。

先是大學士萬安尹直既斥而吉附阿科道昏夜款門祈免彈劾遂建言當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故昇上疏謂應天之實有大本有急務大本在心急務在政心在陛下固當無時而不謹畏矣政以人才爲先人才以輔臣爲先可不愼乎初科道首以萬安劉吉尹直爲言安與直以次罷遣惟吉偃然獨存知今日惟科道得言遂欲超遷科道不知朝廷用人惟取賢能不論方類吉柔佞取悅無所不至自是科道無復肯言而羣臣靡然附之臣思陛下方日御經筵虛心聽納吉以患失

鄙夫爲講官領袖臣與之旅進旅退實汗顔也先時貴戚萬通萬喜萬達等依憑宮闈兇焰薫灼吉與締姻請托公府賂入私門李林甫之蜜口腹劍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吉實合而爲一因數吉十罪請亟譴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

御史魏璋等阿大學士劉吉交章劾右庶子張昇妄論劉吉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

五月左都御史馬文升疏請計處甘凉兵馬糧草上嘉納之

文升𦢊心邊計具奏陜西路通甘凉止有蘭州浮橋一道若賊以數千人拒守河橋糧運不能通援兵不能進

不數年而甘涼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涼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乞勑兵部計議方略預濟人馬并勑户部查筭甘涼各城糧有無缺欠以備虜患

太監單昌傳奉　聖旨。經筵暫免待八月來說

以右僉都御史張瑒巡撫保定

御史湯鼐疏經筵不宜暫免不報。

以右副都御史徐貫巡撫遼東。

以右副都御史蕭禎巡撫陝西

六月癸巳朔日食

達虜犯大同宣府。　詔鎮守等官各陳方略

以左僉都御史李介巡撫宣府

妖僧繼曉伏誅
給事中林廷玉言妖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發爲民然盜竊賞賚。家貲鉅萬日擁姬妾以自娛。元惡漏網非所以昭法典而示鑒戒也。上納其言。命錦衣官校械繼曉至京。伏誅。
七月。巡撫大同僉都御史許進條陳邊備四事。下所司議之
一日定策應。二曰備戰具。三曰修墩墻四曰築屯堡。又復千余言。皆極切邊方戰守利害。又開種引鹽痛革包攬等弊。比三年。邊儲充實。奏黜害軍都指揮林容葉眷參將張璽守備杜澄輩。

賜講臣程敏政等各織金緋衣金帶。

二十日。上御文華後殿。講書畢。隨頒賜。上曰。先生辛苦。咸對曰職分當爲。頓首退。

以右僉都御史錢鉞巡撫山東。

總督漕運副都御史秦紘奏巡按湖廣御史姜洪犯分。下禮部會議。調洪知縣。

洪令布政司抄案轉行湖廣稅糧事。故紘奏之。

刑科給事中陳璚等駁論秦紘怨巳不明。十三道御史等論紘剛愎。上以事干大體。俱罰俸一月

八月詔考正孔廟從祀名位

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

賢豈容或苟如荀況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少詹事程敏政上言聖王治天下以祀典為重況孔子功德在萬世必文與行兼名與實副者乃可以從祀若戴聖身陷贓吏賈逵附會圖讖劉向喜談神仙馬融為梁冀草詔殺李固何休觧春秋黜周王魯王弼何晏倡為清談王肅佐司馬昭篡魏杜預為吏不廉為將不義得罪名教皆宜黜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宜各祀于鄉顏子曾子子思配享于殿而父在兩廡非所以明倫宜別立啓聖一祠祀叔梁紇而以顏無繇曾晳孔鯉及孟孫氏配享祭酒謝鐸則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俱　詔廷臣議之學士吳

寬言從祀苟有益于經傳則馬融楊雄者皆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是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於是從祀咸仍其舊云

禮部侍郎倪岳考正祀典詳為辯析乞行查革不報

岳言古制天子祭天地祭宗廟祭社稷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并除正大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有所謂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上天尊者有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者有所謂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有所謂梓潼帝君者有所謂

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真君者有所謂大小青龍之神者有所謂東嶽泰山之神者有所謂北極佑聖真君者有所謂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者有所謂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者有所謂神文聖帝神母元后金闕元君玉闕元君者皆僭誕不經俱合罷免

差封古來國王尸科都給事中李孟暘還朝疏地方五事下部議行之

曰懲舊弊以修軍政設兵備以鎮邊方開衙門以散嘯聚修城垣以禦寇患通朝報以廣德意多見採納

擢湖廣按察使楊繼宗復爲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

繼宗山西陽城人好善嫉惡與人不苟合先爲嘉興知

府止携老僕一人蕭然旅寓九載考績民老幼遮道留之不忍捨去陞浙江按察副振肅初藩臬諸司所用咸辦于下鎮守中官供億錢一切革去之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外戚宦官莊田凡占民間地土者悉奪而還之權貴斂跡成化已巳星變上疏左遷雲南副使既復巡撫雲南居官三十餘年剛直廉介之操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云

以都指揮王欽楊宏為都督僉事武選郎中陸容奏罷之時太監李良典御廐為欽宏乞陞得旨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匪人而良等招權市恩乞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

九月以戶科都給事中陳壽爲大理寺丞尋調南京光祿少卿

壽在戶科奉　勑閱視宣大邊防劾去鎭守中官之不法者巡牧馬草塲中貴有恃內庇侵尅者壽請置之法時　貴妃萬氏專寵後宮兄弟勢撼京師中官梁芳輩結妖僧繼曉干撓國是壽疏論之被逮繫詔獄尋得釋上登極上封事指斥貴近無所忌避及遷大理爲忌者所指摘王恕嘗疏辯之稱其正色敢言大學士劉吉擬旨調南京

刑部尚書何喬新上言錦衣衛官校出入逮捕乞給精微批比號乃行從之

喬新在刑部，拒絕請托，凡大小之獄，一以法律從事。或脇以禍福，皆不顧。錦衣衛官校出入逮捕，但齎駕帖到

部，不與聞。乃言舊制提取囚犯，必給精微批，所至比號乃行，則矯詐無所逃。若駕帖不必比號，則眞僞無由辨。乞仍給批爲便。

十月，禮部尚書周洪謨以年老乞致仕，從之。

南京守備蔣琮與科道訐奏，大學士劉吉擬旨，給事中方向等俱降級調外任。

上初召王恕，南京科道舉恕入閣。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若有謨議，亦無不聽。劉吉深銜之。及恕至，不得入閣，旋加太子太保，在吏部，裁抑僥倖，褒奬名節。

甄拔淹滯。中貴無敢以私干。吉代萬安專政。每有所軒輊。恕亦倜倜不輒撓。守備蔣琮與南京科道相訐奏。吉報前劾巳恨。票給事中方向等貶謫。殆盡琮自如。恕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不報。

召南京兵部尚書耿裕爲禮部尚書。

改張悅爲禮部侍郎。

以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叅政。

容崑山人。弱冠爲縣學生。卽有志經濟。大肆力于經史百家。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曉晰。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報旁午。章奏日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里險易。兵力分合。皆中其肯綮。事下九邊

邊人驚服而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乞陞數事尤偉改
武選郎中值　上登極上疏論八事曰儲養台輔教導
勳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
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在職方有名徙遷京堂時劉吉
柄國謂容侵官將陰中之出爲浙江參政容涖浙江尤
有聲旣而竟以朝覲考察去位聞者大駭凡在君子之
列者無不憤惜容著述甚富有式齋稿菽園雜記等書
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黃紱奏　詔毀菴寺使汰尼解軍
門給配鰥士
令下人大悅無不願爲配者後去位尼有携子拜跪路
傍遠送者

十一月。改南京工部尚書黎淳爲南京禮部尚書。
起守制刑部尚書張鎣于南京兵部。參贊機務。
南京工部尚書程宗奏照舊修理國學。從之。
奏言詔書修建一應不急之務。悉皆停止國學育賢。乃
王化首務。修理工程。已完三分之二。若遽停止。前功盡
棄。上命照舊修理。
把禿猛可可汗死。阿歹立伯顏猛可爲可汗。
戶部尚書李敏奏請簡命風憲大臣理鹽課。從之。
時勢豪阻撓鹽法。有誤國用。故有此奏
命刑部右侍郎彭韶兼僉都御史淸理兩浙鹽法。
初浙西不靖。韶承詔巡視。至是留治之。韶早夜講究利

病所在而參伍其說以浙西通舟楫鹽利多于浙東而浙東亭戶抑配尤甚因定其折價銀之輕重及處州等處課額等殺凡便宜事數條奏行之

十二月土魯番阿黑麻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

罕慎既封為王阿黑麻詆其為賤族乃悉衆假以欲結親罕慎執而殺之

左都御史馬文升奏北岳祭曲陽縣未明乞改祀渾源州下部知之

授沙狐狸金吾衛千戶

正統間沙狐狸隨　英宗駕于虜中汲水取薪極其勤勞也先奇之召問中國如爾比者幾何對曰我何足數

勝我而精敏者十萬也先曰何不以此輩來迎駕曰先是往征東南諸國未回回即來此矣也先色動及駕旋被留虜中虜授爲士卒頭目浸用事納婦生子遂致富貴亦時奉虜命至朶顔三衛開馬市如是者殆四十年至是訪得舊在中國時所生子令預請于朝期以明年當遂歸朝其子以聞 上允且深憫之如期率其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携輜重甚富入見上 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莫有識者狐狸曰 先帝嘗賜我一繡囊曰此周太后手制也所司取以進 太皇太后曰此真先帝物也 上乃授以千戶賜宅一區

徽州府儒學教諭周成進治安備覽 詔少詹事程敏政

看詳。指摘其狂妄。置不問。

斂政摘其中。多竊采趙普璙自警編。元張養浩牧民忠告。或襲用其標目。或全剿其語言。然此之猥不及彼之精。況以治安爲名而不及君德心學謂秦商鞅有見于孔門立信之說。則又踵王安石之故智。其息異端等說亦非拔本塞源之論。鄙俚而無雅馴之言。迂妄而非經久之策。　詔以成狂妄。置不問。責還其書。

鎭國將軍楊謄奏撫按考察官員。止據布按二司考語。豈無親故仇嫌。以致考察不公。下吏部嚴行。挾私者罪之。

巳酉。弘治二年。正月。

左賛善張元禎上疏勸行王道。　上納之。

元禎在成化丁亥。與時宰議不行。乞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性理之學。名益高。廷臣疏薦者甚衆。有謂氣節恬退。當今鮮倫。至或有學貫天人之許。當是時。天下士大夫日望其起。而元禎確然。如不復有意于斯世也。上即位。召同修憲宗實錄。至則擢春坊左贊善。又上疏言定聖志。一聖敬。廣聖知。勸行王道。反復幾萬言。

戶部尚書李敏奏。畿內隙地仍與民爲便。從之

初貴戚乞隙地。不與。後復有欲得之者。敏言令不可變。恩不可偏。其仍與民以杜爭端。

御史王朝用奏。兩浙鹽額。乞照舊法徵納鹽斤。候客商報中。下戶部議之。

自御史林誠將成化二十年以後鹽課一半折納銀兩每年十月解部。至是小商負累。故奏舊額當復有六端。

二月。兵部尚書余子俊卒于官。贈太保。謚肅敏。

子俊嘗語人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故其不恤生民之利害以務成其功名者。甘其意。蓋本諸此又曰愼勿貪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未免躬自蹈之。世猶謂之名臣。豈亦未之究云。

中書舍人吉人言事下獄。削爲民。

謫兵部主事李文祥爲貴州興隆衛經歷。

先是文祥既出爲咸寧縣丞。王恕尋奏召還。授兵部主事。居十餘日。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事下獄。乃有媒孽文

祥以希劉吉意者于是亦被逮成獄降前職未幾進表南還沍寒至商河城曲河決溺死時年三十人皆惜之

大學士劉吉啗御史魏璋劾御史湯鼐及壽州知州劉槩妖言誹謗逮錦衣衛獄

先是鼐以印馬詣內閣會勅萬安劉吉尹直謂曰近日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鼐即以其語劾奏之謂其不當稱裏面且歸過于君非人臣之義歟日司禮監宣鼐入傳旨謂疏已留中鼐大言疏如不出將併劾諸中官遂昂然而出以疏草示人已而安直皆免官鼐與李文祥等以爲小人退則君子進雖劉吉尚在不足忌也吉使門客徐鵬啗御史魏璋以殊擢

使伺鼐。鼐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言嘗夢一人牽牛陷淖中。鼐手提牛角引之而上。蓋人牽牛象國姓。此國勢瀕危。賴鼐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爲壽。鼐大喜。出書示客。璋以劾之。謂其妖言誹謗。

大學士劉吉諷錦衣衛。因湯鼐獄。辭連及庶吉士鄒智。併下獄。

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供詞畧云智與今湯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爲

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毅然就道不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餽遺堅却不受

大理寺評事夏鍭申救言事得罪諸臣李文祥鄒智吉人湯鼐任義劉遜繆樗方向等不報

鍭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中書舍人吉人御史湯鼐任義劉遜繆樗給事中方向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罹今日之禍亦成後世之名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禍然亦無名名固歸于人主之一身矣況爲此事以遺陛下實大學士劉

吉誤　陛下豈知劉吉之罪不減萬安尹直乎。疏奏留
中遂謝病歸。
以左都御史馬文升爲兵部尚書仍督團營。
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屠滽囘掌都察院事。
三月以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兼詹事府丞掌府事。
初守陳上疏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聞望如王恕
尚招人言況臣迂踈豈勝此任。上不許始命以本官
兼詹事府丞供職史館如故。
刑部侍郎彭韶劾浙江按察使毛鵜僉事王輔日閧于公
堂失憲體。詔各降一級改調。
以秦紘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獅。所過侵擾。禮科給事韓鼎奏宜罷遣。不報。

鼎上言。陛下初政。放驅珍禽異獸。天下聞而誦之。今未踰年。遠受夷人貢獅。恐無以杜方來獻者。况猙獰之獸。非宜狎玩。且供費不貲。宜罷遣之。

四月調南京給事周紘為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昺為南京通政司知事。

先是紘等奏。命南京教場點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奏其刁蹬。劉吉稟　旨令吏部調外任。王恕執奏。紘昺奉　命點軍。不宜調。吉票　旨云。周紘張昺點軍不到。如何不即　奏聞。却乃展轉刁蹬挾制人。已從寬調外

任了罷。怨復奏。天下大事。賞與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今不治失伍之罪。反責點操之官。後來何以使人哉。未允。臺諫交奏。以爲老臣言宜聽紘爲乃得改京任陞山東左布政使鄧廷瓚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改禮部右侍郎張悅于吏部。

刑部侍郎彭韶進鹽場圖詩疏。上納之。

韶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略分八節。各繪爲圖。每圖各述以詩。裝冊上進。言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糲糲飦。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淼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不守無入。此蓄薪之苦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午汗如雨。寒隆砭骨。亦必爲之。此淋鹵之苦也。煎煮

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復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百端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

五月河決汴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

南京禮部尚書黎淳奏請會試取士南北中卷復宣德丁未所定數目從之

黎淳奏洪武永樂年間會試取士不拘南北自宣宗章皇帝命內閣大臣會議始分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爲北數直隸蘇松等府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爲南數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南直隸廬鳳等府滁和等州

爲中數取士以百名爲率南數五十名北數三十五名中數十五名永爲定制近因成化丁未會試四川左布政使潘禎建言中數人少將南北二數各退二名添與中數祖宗成法妄加損益宜復宣德丁未所定數目禮部議淳言允當宜仍舊　上從之

以副都御史李昂總督漕運

以右副都御史戴珊撫治鄖陽

改刑部侍郎彭韶爲吏部左侍郎

時恐爲尚書得韶爲二皆不避權貴請謁路絕

六月京城及通州等處大雨水溢軍民房屋傾倒人畜多溺死　詔百官陳闕失

兵部尚書馬文升疏正心謹始以隆繼述以彌災變下所司議行之

文升因各處水災并天鳴地震皆變之大者勸　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而天命之靡常思今日守成之不易而人心之罔定退朝之後萬几之暇節膳寡慾以頤養天和澄心靜慮以默思治道日御便殿召見儒臣或講說大學衍義或誦讀貞觀政要通鑑綱目等書曲爲辨析孰爲道心孰爲人心某帝存此心而治某帝不能存此心而不治凡內外官員或有奇技淫巧之獻必禁之珍寶禽獸之貢必却之政事之施必召內閣大臣議而後行文武大臣有缺必召該部正官詢訪而後用左右

譽一人。必究其所自來。毀一人。必詢其所從始。毋
后之家。不假之以權。於外戚之屬。不任之以事。與夫齋
醮不修。設言路防壅蔽之類。俱切情弊
南京吏部尚書王偀疏時政八事。下部議行之。
刑部尚書何喬新。請內外選官。審刑獄冤枉。以彌灾變。從
之。
户部郎中周軫疏皇莊厲民。宜革管莊名目。不報。
軫言。天子藏富于民。不當有莊。宜捐以與民。否亦宜革
管莊名目。與民佃種。責民入租。有司解送以進。疏入。留
中。
七月。給事中張昪請置妃嬪。不報。

時　上不置妃嬪繼體未立禺上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舍是弗圖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徼福于神不已惑乎

戶部尚書李敏疏官莊請令有司輸納不報

敏言畿內爲官莊者計地四萬五千餘頃所司輸稅罷革管莊人

八月土魯番阿黑麻遣使稱貢且乞天使和番併求爲哈密王下璽書切責之

時尚書馬文升議謂遣使和好雖迤北大虜未有此行又阿黑麻自有分地難復主哈密至于入貢則有常例在所不拒請宜下璽書切責阿黑麻怒謀欲勒兵近塞

要求之其酋牙蘭曰哈密去吾土千餘里敵國䩐轃遠出已難況又近塞乎今既殺其國王則夷漢之心皆怒若合謀幷進非我利也不如乘勢還城印以款之再圖後舉阿黑麻以爲然

刑部尚書何喬新等請計贓估鈔定罪廷議依原估喬新言伏覩大明律四百六十條其間計贓科罪者居多至于計贓又須估鈔方可定然計贓科罪者律也律一定而不可易以贓估鈔者例也例所以輔律可隨時損益之但國初制律之時每銀一兩值鈔一貫今則值鈔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五錢

者即坐絞斬罪名。雖曰民俗澆漓。恐人易犯。故重以懲之。然非　祖宗制律之本意矣。查得正統成化間。都御史陳智御史李至剛等各有論奏。或欲照依國初估鈔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鈔。常人盜銀一兩。即坐絞罪。合而論之。贓輕罪重者。似過于刻。贓重罪輕者。似失于縱。合無今後估計鈔貫。銀每一兩。銅錢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庶幾得中。時議者以銀錢估鈔。舊例行之已久。宜仍依原估。喬新等議遂不行。

以周經爲禮部右侍郎。

以平蠻將軍顧溥鎮守湖廣。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濮韶等一百三十五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靳貫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贊善張元禎。

九月。論安南還所侵占城國地。

占城國爲安南所侵。遣使請救。衆議未決。兵部尚書馬文升。即會禮部。拘朝貢使臣。諭以禍福。俾還侵地。遂通和好如故。

以張岫爲右副都御史。廵撫遼東。

以張瑋爲右副都御史。廵撫寧夏。

廵撫大同都御史許進劾武邑王兇縱不律實跡。詔謫爲庶人。徙太原。

徽莊王乞歷鈞州爲府。吏部尚書王恕力論止之。

十月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于官贈禮部尚書謚文懿
守陳浙江鄞縣人性恬澹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
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拔之者使所親喻意守陳
謝却之謂其人曰吾猶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
白首而改節耶嘗被命教內豎多為近侍與守陳同事
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守陳獨無所資藉嘗言古人謂國
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五年
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採輯尚可
補國史之缺 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
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草奏欲上以病不果

命州縣選民兵。

天順初令招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僉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僉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其餘照天順元年例。

掌太常寺事禮部尚書劉岌奏復革罷司樂徐啓端官吏部王恕力言止之。

恕議。陛下嗣位之初。首罷傳陞官員。奔競消息。今劉

發要將徐欽端復職食糧是為傳歷官員立赤幟也若用一人將數千百相率而來豈勝煩擾寢格不行

十一月築高郵湖隄成

巡撫宣府左僉都御史孫珍卒于官

珍有直節不究其用人多惜之

十二月甲申朔日食

撫治鄖陽右副都御史戴珊令諸府豪右自首匿流聚田稅俱免罪以戶帖給之

時豪右多窩流聚為奸利所闢田多匿稅故令下民皆自首各安生理

庚戌弘治三年正月癸丑朔

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秦紘調漢達官軍征瀧水後山等巨賊平之。

先是後山諸賊爲患有年。乍服輒叛。監司議謂彼速天誅。罪不可宥。紘等乃調取漢達官軍土兵義勇民壯。行委湖廣按察使陶魯統領。時魯帯管嶺西道。用事軍門。魯誓于衆曰先平瀧水而後後山可破也。卽行叅將陳暐都指揮白玉馬義統督各官。進攻瀧水。捨舟登陸。深入石狗紅荳雲陽白梅火燒風門鐵場諸山。分守要害。擒斬首從賊徒五百三十九名顆。奪回被虜男婦二十一名口。俘獲賊屬一百四十名口。賊使器仗三百六十七件。瀧水悉平。自是順流而東。駐劄太平營。魯行廣州

府知府林泮勘畫地圖給領旗榜督遣都指揮馬義李敬何清率領指揮孫璧李寅謝謙楊玉等官軍并土官民兵分爲四哨攻破野鴨山員魚坑藍糞山青芒黃峒白雲禾谿乍坪小長江金坑黃竹長坪等山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一千八百七十四名顆俘獲賊屬一百五十七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三百零七名脅從盡釋地方始平

致仕大學士劉珝卒贈太保謚文和

珝山東壽光人由庶吉士授編修歷官殿學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成化末與萬安等分黨與尹旻王越等尊右北人濟南人而狂躁無遠謀卒爲萬安所排

二月。封后父張巒爲壽寧伯

命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諧主考會試。賜宴于禮部。

擻棘取中式舉人錢福等三百名。

以右僉都御史楊澄巡撫山西。

以右僉都御史王濟巡撫山東。

晉王乞爲世子府。匠不報。

吏部尚書王恕力論止之。

吏部侍郎彭韶奏藩國喪禮。除親王外。其郡王初喪。遣使臣致祭一次。其他祭。遣本處官行禮。以免擾民下部議從之

三月。復官員給由例。

成化甲辰。令被災所在考滿官員。納米預備賑荒。免赴部。惟造牌冊。差人齎繳。至是王恕等會題考課之法廢格不行。甚非政體。今後考滿官。俱令給由赴部。照例考覈。從之。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錢福劉存業靳貴進士及第。楊旦等九十名進士出身。祝祥等二百五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得方良永彭澤趙璜有名。錢福以不檢敗。

以右副都御史徐恪巡撫河南。

以右副都御史王繼巡撫宣府。

中官乞鷹坊牧馬塲千頃。户部尚書李敏奏止之。

斂言場止二百頃餘皆民業安得奪耕種之地以爲飛放之所上從之

四月崇王乞詣京師朝賀禮部尚書耿裕集廷臣議止之裕言王雖至親于制不宜況茲饑歲所過必勞供役民何以堪上從之

進封后父壽寧伯張巒爲侯

河決原武命户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

河決原武支流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溢于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于宿瀰漫四出不由故道禾盡沒民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于他所以避其害

左布政使徐恪條陳其不可乃止命昴往治之昴復舉南京兵部郎中婁性恊治乃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淮淮入泗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昴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啟閉焉

定預備倉糧

州縣每十里以上務要積糧一萬伍千石每三年一次

查盤。有司。少三分者罰俸半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者。九年考滿降用。

五月。以右僉都御史劉忠巡撫延綏。以右副都御史徐懷巡撫順天。

大學士劉吉囑工部尚書賈俊倡九卿申捄巡按陝西酷刑御史李興。詔免死充軍。

上知內閣交通言官之弊。言官紀法不少假借。御史李興巡按陝西。用刑嚴酷。捶死人命數多。爲儀賓所奏。論死。廷鞫時劉吉欲暗邀人心。密囑俊解之。廷鞫畢。復奏上。令處決。俊倡九卿連章論救。又會衆求救于壽寧侯張巒。故減死。

以右都御史張瑋總督漕運。

六月。伯顏猛可遣人貢馬。

以右副都御史謝綬巡撫湖廣。

七月。以劉宣爲南京工部尚書。

以謝鐸爲南京國子監祭酒。

鐸動以身教。每嚴約束。禁諸生班見禮。捐皁役錢以沛僚屬。籍膳夫錢于官。搆東西二書樓。以庋鏤板。

八月。以右副都御史侶鍾巡撫應天等處。

詔毀黃村尼寺。

禮部尚書耿裕侍郎倪岳周經皆正人。力賛毀之。

以右副都御史童軒巡撫四川。

九月。撒馬兒罕道南海貢獅，却之。
禮部侍郎倪岳上言，海南諸番國，惟占城、眞臘、暹羅、滿剌加、國爪哇等處入貢，有勘合者，例與廣東布政司比對，起送赴京。其餘不許起送，係是定例。今撒馬兒罕差人進貢，旣該委官千户孫祥等呈報，各官自合遣人諭以朝廷事例，阻回爲當。如果夷性執拗，不肯依從，亦合以理阻留在彼，差人星馳具本，候請明命，以爲進止，可也。却乃卽便差人起送，似此故違，合當參究。上從其言，差官阻回不受。
閏九月。改副都御史王繼巡撫甘肅。
禮部左侍郎倪岳薦山東左參政韓文才行，超陞雲南左

布政使。

滇南之俗。乘旱輒聚衆發人墓而暴其屍。謂之打魃。文曰。是甚于尫巫之暴矣。亟下令禁之。越二年庚戌。用倪岳之薦。超陞雲南左布政使。

十月。以林瀚爲國子監祭酒。

四川右布政使何鑑奏茶課浥爛。乞徵銀解部。從之。

四川茶課司歲徵茶數十萬斤與夷人易馬。永樂以後夷人悉由陝道。故茶課浥爛。官吏老不得代。乃議徵銀解部。官民便之。

南京工部左侍郎黃孔昭薦舉異才樊寶章懋。下所司知之。

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徐恪因戶部遣官督逋賦上言民困乏請免徵下所司知之

十一月彗星見於天津

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

吏部左侍郎彭韶條陳闕失剴切上嘉納之

韶言軍民利病曰厚根本曰減役錢言時政得失曰正近侍曰愼官爵時左右侵權者非一于正近侍其畧曰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爲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錢糧人匠柴炭盡付其手分例相沿更相倣傚虛名亡實遮掩外觀誰敢詰之此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部該部亟而行之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及至有犯

多從輕宥免有毆人致死者竟不提問或有提問在獄旋復宥之是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又助之死者或有給葬銀八千兩在者或有許其蓋祠覓地第宅踰制服食求奇于斯極矣聲勢移人望風震慄伏望陛下靜思及此大公至正以服其心克勤克明以折其氣上法 祖宗乾剛獨斷褒良善而親忠直遠佞媚而斥奢縱事務歸于有司威福必由已出終篇又言臣獲隨午朝心念日奏尋常起數于事無補臣願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大災異户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法司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先開具事由候駕出御左順門各官就于 御前

公同計議如吏部陞除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資望未可之類內閣輔臣亦同在彼詳論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
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門自行者亦就御前逐一陳說有無故事兩疑情由請
旨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難决者聽各官先行博議于下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于
聖明耳目而羣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
聖駕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羣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張弛矣

工科給事柴昇疏修省以謹天戒下所司知之

昇言災非倘來變不虛出如徵在君身必謀何以建皇極大中之正徵在羣臣必謀何以秉進賢退不肖之公徵在四夷何以布綏懷保惠之仁其徵于權奸也必思潛消預奪之機安在徵于貴戚也必思橫施濫恩之典當懲推此以往采人言而行之用稗政闕則事柄幾先患皆有備

禮部尚書耿裕率羣臣條時政七事　上嘉納之

一預節親藩一懲究欺弊一均平銓選一照例附選一減造軍器一追復舊制一裁抑侵尅大意謂田土有限藩封日增國賦日消乞開示條件之國之際不許生事擾人在國之時不許輙行奏討又人臣事君以不欺爲

本如雲南之木邦、貴州之靑勻、江西之南贑、以至兩廣三邊南北兩畿之間、侵犯者不爲尅復之計、盜竊者不聞捕剿之策、甚者殺良民以爲賊、假敗績以爲功、揑奏率爲虛聲、掩護遂爲良策、宜一一從公究理、以懲欺蔽。又兩京官職、出身旣同、而遷轉之際、乃至懸絕、及監生考勤選除、先後互異、須斟酌通融、庶事體歸一。又南京兵仗局前廠連造軍器、共七萬六千餘件、收貯南京戍字庫、聽候應用、今地卑年久、朽壞銹爛、有名無實、乞暫且停止、以後減半成造、至于鈔關收稅、乞免戶部差官、照舊制、　勑鎭撫鎭巡委府官管理、及曾經抽分去處、給與執照、不許重復抽分。　上謂有防微杜漸之意、納

之。

禮部左侍郎倪岳上言時政八事。上嘉納之。

岳大意謂當今財日匱。民日貧。宜務節儉以爲天下先。又宗室分封日增。額外設官甚多。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約。又言減齋醮。省供應。罷營繕。 上嘉納焉。其言宗室冗官二議。雖格識者韙之。

巡撫鄖陽都御史戴珊調三省兵剿蜀盜野王剛平之。

野王剛嘯聚不逞。初起夔州新寧。往來東鄉大寧大昌諸邑肆行刼掠。守土者莫能禁。遂入湖廣竹山竹谿。又據漢中金州平利西鄉諸郡縣。凡五年。守臣畏罪莫敢發。珊請令四川湖陝三省調兵誅之。 上下兵部議移

檄三省撫臣調兵進討珊檄副使朱漢等分道僉進賊聞風奔潰乃納川湖兵深入賊巢麻柳壩所向克捷誅其首惡縱其餘黨千餘人事遂定

十二月勅彗星垂戒朕與文武羣臣當同修省

起松江丁憂知府樊瑩補平陽府

瑩在松江因賦重役繁自周文襄公後法在人亡弊蠹百出其大者運夫耗折稱貸積累權豪索債無虛歲而倉場書手侵盜害人虛入詭出移新蔽陳衆皆知之而未有以處瑩乃請華民夫俾糧長專運而寬其綱用以優之稅糧除常運本色外其餘應變易者盡徵收白銀見數支遣部運者旣關係切身無敢浪費掌計之人又

出有限無可蔽藏而白銀入官親輸又率有寬剩民懽趨之于是積年之弊十去八九而田野之間無復睢突叫呶之患考尋文襄立法初意舉其偏弊而通融之以爲經久之計如清水鄉總丁草蕩以絕富人之兼併革收糧囤户以潜消糧長之侵漁取布行人代糧輸布而聽其齎持私貨以贍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撫使下其法于他州俾悉遵之以母憂去在官近二載松民懷之至今弘治初 詔天下舉異才南京工部侍郎黄孔昭以瑩應 詔稱其明愼廉潔堪任臺憲吏部尚書王恕聞之喜曰薦人當如是矣將驟用之而未得其所庚戌起知山西平陽府

辛亥弘治四年。正月

禁胡服胡語。

刑部尚書何喬新上言京師軍民習胡語服胡服。此亦伊川被髮野祭之類也。乞出榜禁約。　上皆從之。

南京國子祭酒謝鐸上言修明教化六事。　上准議行之

一曰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言提學視國學爲最切必得廉靖恬退之士。有嚴重剛方之操。庶養成于彼可責成于國學。二曰慎科貢以清教化之原。言科舉必本讀書。宜敕提學等官凡京華日抄等書在書坊者焚之。在民間者禁之。未食廩者嚴加考覈。已食廩者漸加裁革。三曰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請增楊時從祀而黜吳澄

四曰廣載籍以永教化之基乞勑各布政司將所有如程朱大全集與宋史等書盡行起送在監五曰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庶朝夕于斯有以收歛其放心六曰均撥歷以極教化之弊乞轉科貢爲六七納粟爲三四

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秦紘劾安遠侯柳景貪暴不法狀逮下刑部獄

二月晉王乞醫生王玉傳奉陞大醫院判吏部尚書王恕力言止之

以林俊爲湖廣按察使

勑南京三法司及天下問刑衙門欽恤刑獄

陞刑部郎中魏紳爲南京大理寺右寺丞

三月安遠侯柳景誣奏都御史秦紘亦逮下獄坐免。
刑部鞫景贓數萬抵法追贓褫其爵景求援于戚畹壽寧侯內降減其贓且摭他事誣紘以圖報復。

御史鄒魯懷私恨誣奏刑部尚書何喬新受親故餽遺囑託下錦衣衛獄。
先是喬新惟重王恕每不平劉吉吉銜之值鄒魯謀陞大理寺丞喬新薦陞郎中魏紳補之吉主使魯誣奏。

禮部尚書耿裕上疏禁自宮從之
畿內多自宮以求進者紛然行路裕上疏請治其罪一時雖不能盡絶然自是禁例甚嚴無敢再犯者。

戶部尚書李敏以疾乞致仕卒于內黃贈太子少保謚恭

介敏為人和易明爽臨事慎重有大議草奏動輒數千言理明詞順見推服平生多厚德遇貧乏者輒施予不吝與諸兄處能友愛數以賜金分遺少感其師顏昌之教歲時問遺不絕嘗欲分俸以養事雖不行然士大夫多之

召戴珊為刑部右侍郎

江西左布政使史琳疏請藩府歲祿令民納省庫轉輸從之

初民自納藩府至倍蓰未厭及得解納布政司遂免侵削

以右副都御史張敷華巡撫山西

刑部尚書何喬新懇乞致仕。從之。

喬新在刑部。執法不阿。羣小多不悅。及鄒實等乘風誣奏。喬新不自辯。但解印待罪。且乞致仕。既而有旨仍令掌印。亦固辭及錦衣衛逮證佐鞫之。知實所奏皆誣詞。上仍命致仕。賣宅即行。抵家不接人事。鄉人罕得見其面。大理少卿屠勳。及南京六科十三道累奏欲起目。

權貴多忌之者。竟不通。實後謫戍。為佻家歐辱。瞎其雙

以右都御史閔珪總督兩廣軍務。

四月。以右副都御史王道撫治鄖陽。

起丁憂右副都御史鄧廷瓚提督貴州軍務。

黑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起用之
以葉淇爲户部尚書
以彭韶爲刑部尚書
雲南左布政使韓文釐正土官襲代土吏滿兩考法奏行之
先是土官襲代旁支恃賄與力輒相仇奪土吏滿兩考者例不赴京復于境内轉相叅補皆宿弊也至文始立定法以便遵守
勅諭三法司堂上官審録在京罪囚
南京國子祭酒謝鐸陳情致仕許之
五月以右副都御史秦民悦巡撫順天

內旨免追安遠侯柳景贓刑部尚書彭韶執奏不當免不聽

景贓銀追及八百兩詔免其餘彭韶上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所追贓數十未及一乃蒙特恩盡行蠲宥如物論何且景贓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姦回藉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

吏部尚書王恕乞復都御史秦紘官不報

恕言柳景追贓聖恩免之矣而恩不及于秦紘是為地方軍民之害者可恕而除地方軍民之害者不可用

其將何以服人心而勵將來。

勅鎮遠侯顧傳領兵擊貴州黒苗。

六月。南京工部侍郎黄孔昭卒。

孔昭浙江太平人。初舉進士。授工部主事。歴調吏部文選郎中。以人才爲念。常曰。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爲文選而以杜門謝客爲高。人才何由而知。故客至輙見。薦用必叅輿論。終其身以純潔正直見稱于人。

以右副都御史史琳巡撫保定。

御史魏璋劾少詹事程敏政曖昧事。致仕。

七月。以右副都御史韓文巡撫寧夏

巡撫大同右副都御史許進劾太監石巖貪暴被巖誣揑

詔謫外任

岩撫按中傷凡二次差官勘問無實巖乃于中排擠竟

以擅用前官所遺藍絹旗降官

建州夷當伏加謀叛械繫京師下法司鞫問竄南海

北虜遣人貢馬

京圻山東河南水旱民多流移工科給事中柴昇疏時政

得失四事下部議行之

八月修　憲宗實錄成

總裁劉吉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徐溥進太子太傅户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

士副總裁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丘濬加太子太保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汪諧進禮部侍郎餘陞官有差。

按大學士王鏊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修史者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畧加删削總裁亦畧潤色三品以上官乃得立傳亦惟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又未必盡公後世將何取信乎

吏部尚書王恕懇疏求致仕。不許。

時有建白多謂已業行矣。恕言天下事。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不及改。則古之納諫如流。豈皆未行乎。恕遇事輒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上每溫詔留之。但執政猜忌日深。明示沮抑。如舉羅明丘鼒。則謂私故舊。票旨留邊方用。舉大僕寺少卿白思明爲僉都巡撫延綏。則諭御史魏璋等劾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甚至嗾諫劾巡撫及藩郡官。俱票旨黜革。不由吏部定擬。恕以不得其職。屢疏辯明求退。則票旨云不必深辯。

以右僉都御史侯恂巡撫大同。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

時　上欲封張皇后弟爲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實無愼重爵賞之意。不過欲稽遲以俟賄耳。　上惡之。使中官至其家。勸令致仕去。初吉屢被彈章。仍進官加秩。市人嘲之。稱爲劉綿花。謂其愈彈愈起也。或告吉以爲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好詼諧者。吉因奏定舉人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至是吉出城。兒童走卒羣指之曰。綿花去矣。舉人會試禁限亦除。

應天府尹樊賓承命勘南京守備蔣琮與科道奏訐事。琮遂得罪。

琮怙寵作奸與言官奏訐連歲所蔓引罪譴甚衆而事終不決寶承命推鞫初若不與異者琮覘知之不爲意最後及 山陵龍脉事琮遂得罪去寶在府屢治大獄舉法不阿類若此是舉衆尤稱快謂絶似王沂公之去丁謂

國子監祭酒林瀚請開科貢以進人才下禮部議行之大略謂今天下學校作養日盛科貢二途取有定數歲有常規不無遺材淹滯之嘆禮部議擬詔令開貢

二十四日 皇子生詔諭天下

十月命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

濬廣東瓊山人博學于子史無所不窺而尤熟于 國

家與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矯以爲非人所共否必矯以爲是能以辯博濟其說亦自恃其才故對人語滚滚不休人無敢難者其論秦檜曰宋家至此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公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未必能恢復其最得者黜元不與正統許衡不當仕于元亦前人所未發也性好著述雖老手不釋書性剛褊不苟取恬于仕進年七十猶滯于學士上即位乃進大學衍義補復進尚書李廣幸于　上因之得入内閣與同僚爭每事欲有紛更時王恕有重望于天下濬每惜之

總督松藩軍務都御史童軒奏除松茂戍守從之

十一月。興獻王徙封于安陸。

以白昂爲右都御史掌院事。

十二月錦衣衛都指揮使朱驥卒。

驥少保于謙婿性度寛厚爲政不苛時重妖言禁凡株連波及者悉置不問司衛事二十餘年善始令終君子稱其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封皇太后兄王源爲瑞安伯弟王清爲崇善伯王濬爲安仁伯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張元禎乞歸養毋從之。

壬子弘治五年正月。

右都御史白昂奏請分差御史清天下衛及所尺籍數目并核奏灾荒。上嘉納之。

昺言方今天下衛所士卒十去其五所司侵牟弊孔百出宜預嚴又籍定數使較然晝一俾清戎御史案籍搜改庶杜詭擾欺遯之弊又言天下奏報灾荒多不實或以荒爲稔以稔爲荒其弊寔多宜令御史嚴覈天下田數高下之則藏之官旱則蠲高水則蠲低庶其弊可絶御馬監太監陳宣傳奉親王奏討醫士張錡等二名吏部尚書王恕力論止之。

二月封哈密陜巴爲忠順王遣使護送之。

陜巴安定王姪非忠順裔封之未妥故吐魯番阿黑麻不服。

以右副都御史邢表巡撫四川。

南京吏部尚書王與疏時政八事下部議行之
右諭德王華進勸學疏　上是之
其略謂講學貴緝熙于光明今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
而日講之設或間旬月而始一二行則緝熙之功無乃
亦有間歟雖　聖德天縱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頤
所謂涵養本原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
後可免于一暴十寒之患也　上然其言
大學士丘濬疏請求遺書　上嘉納之
河南道御史吳泰奏南京五品以下官年久未經考察宜
會同考察下吏部覆從之
三月冊立　皇長子諱名為　皇太子大赦天下

以右副都御史張詵、

巡撫保定都御史史琳奏、宦戚假供應奪民果園　詔遣官覆視、罷還之、

眞定大名諸州縣果園、皆居民世業、嬖倖怙寵、奏取以備供應、琳力言其不可、辭甚懇、其畧云、此地入之　朝廷、何啻毫毛、而百姓實關軀命、棄數千人之命、以奉一已、　陛下寧忍爲之、窮民失業、意外之虞、尤難逆料、詔遣官覆視、果如其言、乃止、

工科右給事柴昇劾工部尚書賈俊等、營造皇親府第、人心怨詛、不報、

明日宣詔面諭片　時霽威詔用以褒、

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時政之弊命議行之

大略謂　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　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殆欲　陛下紹休烈祖也邇觀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年以後往往中微政務日弊風俗日薄紀綱日弛由是馴至于不可振起此無他繼體之君皆生豐亨豫大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耳爲敗亡之歸故也向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豫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其

國豈止于此哉今次異迭見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其咎徵之應甚可畏也宜釐庶政盡復舊規以應天意願　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奸邪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爲二十二條以爲　朝廷抑遏姦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　上覽奏甚悅以爲切中時弊

詔查錄開國功臣子孫

詔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者俱係輔佐　太祖高皇

帝平定天下大有勳勞之人令其子孫有不沾寸祿與
編民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該部查勘明白具實
以聞蓋用禮科給事中吳仕偉建言也于是吏部行各
所在查取開平王曾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鄧炳岐陽王
玄孫李璿東甌王玄孫湯紹宗赴京兵部奏謂俱授南
京錦衣衛指揮使俾各近其墳墓以便奉祀錄誠意伯
劉基九世孫瑜爲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錄基七
世孫與顏孟二氏後並爲翰林五經博士以仕偉言改
是職

以張悅爲吏部左侍郎

太監李廣以城垣工完乞恩量加內官監官匠尚禮等俸

級吏部尚書王恕力論不可止之

江南大潦巡撫都御史侶鍾條寬恤事宜從之

巡撫雲南御史張泰請開解額下部議增五名

五月遣廷臣賫內帑銀賑杭嘉湖大水巡撫都御史侶鍾

上疏申理前奏賑蘇松不行下所司知之

江南潦復甚又條奏九事不報時特遣廷臣賫內帑銀

賑杭嘉湖三府水灾因上疏理前奏且言蘇松杭嘉湖

三府均之赤子也賦稅之出蘇松重于三府水灾所傷

三府輕于蘇松今三府乃蒙賑恤而蘇松之民何獨不

一蒙恤念乎

巡按雲南御史張泰檄諭象馬思撲下之

思撰執木邦宣慰司罕烇法因禁四十年未有以處之
泰于是會議撥各處漢土官兵臨其境以公移諭之思
撰感悔遂送罕烇法復其故業械其首禍者三十餘人
請罪累年積患一朝頓釋
六月改南京戶部尚書黃紱爲左都御史掌南京都察院
事
紱在南戶部因江南食鹽錢法民苦包攬掊尅奏准折
銀至今行之在院立大差簿量能委之
以右副都御史王宗彝巡撫陝西
廢荆王見瀟爲庶人徙置武昌
起右都御史秦紘爲南京戶部尚書

紘被柳景誣免科道交章論薦尚書王恕極言其可大用故起之

七月河決張秋命工部左侍郎陳政兼左僉都御史督治時河溢沛梁之東蘭陽鄆城諸縣皆被其患復決楊家金龍等口東衝張秋堤議者以地兼河南山東及南北兩畿事無統攝宜得大臣總理庶克有濟　上命政往又以為不兼憲職則令不肅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奉璽書行政蒞其境方將度地勢以圖修浚至十二月行至儀真俄疾作遂卒

番陽瀧水柳慶可樂猺獞相繼為亂都御史閔珪督兵平之

八月。獞寇煽亂。命大理寺左少卿屠勳撫處。

勳至諭以禍福。誅其首惡。餘黨悉不治。回奏稱 旨。

壽寧侯張巒卒。追贈昌國公。命其子鶴齡襲封壽寧侯。

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招商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

我 成祖供邊。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于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立堡伍。歲時屢豐。菽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每石易銀二錢。故邊地豆粟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與鹽商皆舊識。因與淇言。商人輸粟二斗伍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伍

分得鹽一引也請更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其獲
銀八倍于昔矣淇然之大學士徐溥向年最厚遂變其
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于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
屢止且雖輸粟亦非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
無用撤業而歸邊地遂日荒蕪困敝今千里沃土莽然
荆榛稻米一石值銀伍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顧清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侍講學士王鏊
九月以右副都御史馮續巡撫甘肅
提督軍務都御史鄧廷瓚同總兵鎮遠侯顧溥討貴州黒
苗平之

黒苗久叛益恣廷議初至百計遣人招撫不從始合衆謀儲糧調兵决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幾六七千級生擒二千餘口械首惡數輩赴京悉斬于市

十月巡撫江南都御史侶鍾奏析溧水為高淳縣從之

中官諭旨以通政經歴高祿為本司參議吏部王恕同侍郎周經等執奏不可止之

恕上言祿出自科目自可遠到而越次超陞恐非所以愛之也唯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議事乃止

十一月停止生員吏典上納事例

王恕等奏訪得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聞有納糧納銀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裏少有災傷所在守土等官輒便奏開生員吏典納粟等項事例遂爲長策自有此例雜進者日多一日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候選多者至十五六年以上纔得一官年已衰邁誰肯盡心職業又况前項納粟人等旣以財進身豈能以廉律巳欲他日不貪財害民何由而得本部已于弘治元年三月具題停止續該山東巡撫王濬南畿巡撫侶鍾各明知本部題准停止再不許奏前開項納銀事例乃敢故違戶部亦不查

照輒便朦朧覆奏准行是使後來雜進人數愈多選法愈濫況其所得銀物不及一貴族所積濟人不多壞事寔大所宜通行就便停止令後各處災傷任從巡撫等官多方區畫苟有奏開前項納銀事例聽從本部并科道官糾劾治罪　上從之

陞應天府尹樊寶爲南京工部右侍郎

應天故有常例錢數千緡以給宴勞寶至悉罷歸之民及壬子鄉試乃出其在官者助場屋費

大學士丘濬疏考察太酷　上深然之

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官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

爲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濬深知其弊言于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舊規也上深然之

十二月以王繼爲南京兵部右侍郎

癸丑弘治六年正月朔

詔考察官員未及三載被黜者俱復其官上然大學士丘濬建言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凡二千乃勅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三考非有貪暴實跡者亦勿黜蓋用濬之言也

命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爲右僉都御史督治張秋决河

初河決命陳政治之及政卒故命大夏

二月兵科給事中吳世忠乞褒美靖難諸臣下禮部議止之

世忠疏乞推恩典以表忠義謂　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鄒瑾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夫　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爲疑而不敢言此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　太宗嘗謂群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

之。仁宗即位之初。即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識抄沒充軍者悉皆赦回。此二聖之所已行者也。且仁宗既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忠文之謚。英宗既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舉。祖宗雄畧。率多類此。陛下以祖宗之心為心。褒表諸臣。九廟神靈豈特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不行。

命太常寺少卿李東陽少詹事陸簡主考會試。賜宴于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汪俊等三百名。

擢雲南左布政使韓文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疏請疏濬河南等府州縣渠堰。從

之。

參政朱瑄建言。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高平萬全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南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坡等堰。許州有東祗河渠。苟盡人力。可蘇民困。自巡撫徐恪以開。 勅瑄專其事。因隨宜濬通。置開啓閉。凡王府屯官之兼并。豪右碾磨之侵據。悉釐正之。是以五府一州田得灌溉。旱熯有備。

三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自劾致仕。從之。

時太學士丘濬亦階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一日內宴。濬以內閣位恕上。恕以巳冢宰不宜居禮書下。頗有言。適太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不行。文

泰因憾恕遂訐奏恕變亂選法及不當令人作大司馬王公傳內多詳述留中之疏并封所刻傳進濬謂恕賣直沽名恕上疏自劾乃下文泰獄降御醫恕求去益力詔允之命乘傳以歸有司夫米歲給衆議文泰之奏訐濬陰囑之於是言官交章劾濬娼嫉妨賢乞賜罷黜

上不聽

亢旱求直言

刑部尚書彭韶條陳彌災四事下所司知之

其一以本部爲荆庚人事曾本復奏今半月有餘未奉勅旨及他奏請間有旬日方纔得旨者臣謂今日正一日二日萬幾之時若優游少斷不惟事見停滯亦恐志

生驕惰羣臣左右安于故常不敢有所論列四方傳聞甚非細故此時政之得失一也又該本部先前問得內官王萌苗通高求犯該絞罪俱各累訴冤枉荷蒙 聖慈饒死發充淨軍是殺人不死復何所畏懼此時政之得失二也伏望 陛下畏天勤政守法圖治事至物來隨即予奪宮中外廷均爲一體推廣他類無不皆然何患時政之不善哉本部先前問百戶謝原管領隊伍軍何三等往昌國公墳上做工何三爲脫逃不還工錢被謝原脚踢身死以致道路傳言今修 皇親昌國公張巒墳塋比諸往年勳戚之家相去懸絕凡百制度務爲宏壯差官領軍萬數輪流上工計年不足恐非人臣所

致當計戀地下豈能自安上工官軍畏怕箠楚不得已而出錢顧人中間貪之者隨上隨逃而管工官員又復請益前後展轉不得體息豈得無怨讟哉此軍民之利病一也本部又問得東安等縣知縣朱華等被神宮監官奏其違例差役陵戶臣看得順天府所屬州縣正役頗易應當雜差實爲浩瀚其丁多殷實之家往往投充陵廟墳戶及勇士校尉人匠各色身役以避民差致將見戶重疊加役富者累貧窮者逃竄村里蕭條人無所依宜將墳　陵等戶定與優免幾丁餘者仍發州縣相兼見戶均當差使庶彼此各得其所軍民之利病二也伏望　陛下畏天恤民思前慮後將昌國公墳塋栽

去二程。如式修造。俾得早完。仍勑該部。將　陵戶等役優免事例。酌量定奪。以便遵守。推此及彼。由近及遠。何患軍民之不安哉。皆時所難言者。左右戚畹。皆不悅。兵部尚書馬文升。乞刊印武經七書。分散兩京武學。并各處應襲舍人。從之。

吏部左侍郎張悅。條陳弭災五事。　上嘉納之。悅言遵舊章。恤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并修德圖治二疏。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毛澄徐穆羅欽順進士及第。顧清等九十名進士出身。陳璘等二百五十五名同進士出身。是科羅欽順胡世寧李承勛孫燧著名。

刑部尚書彭韶乞休不允仍令支俸在家調治
時左右戚畹皆銜韶而大學士徐溥亦與韶不協賴
上眷留之
改禮部尚書耿裕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四月命衢州孔彥繩為世翰林五經博士主孔子廟祀
彥繩衍聖公孔友端孫也友端從宋高宗南渡留止衢
州遂以衢州為闕里仍世襲衍聖公爵入元始廢遣祭
田五頃至是因守臣言授是職奉祀
擢禮部左侍郎倪岳為尚書
起致仕少詹事程敏政仍兼侍講學士教庶吉士
初敏政被魏璋劾曖昧事歸郎中陸容給事中楊廉等

交訟其寃。上悟。故召還職任如故。

詔法司錦衣衛審録罪囚。

太監韋泰傳　旨。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錦衣衛見監囚犯等。罪無干証的。便放了。徒流以下的。減等發落。重囚可矜疑并枷號的。都開寫來看。

五月。召侶鍾爲戸部右侍郎。總督京儲。

以右副都御史李蕙總理南京糧儲。

閏五月。起丁憂都御史張敷華巡撫山西。

六月。刑部尚書彭韶三上疏乞致仕。　命乘傳以歸。

韶正色立朝。不假借權倖。與王恕並名。至是三上疏力求去。命馳驛歸。有司月給米二石。歳撥人夫四名。

以右都御史白昂為刑部尚書。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賈俊致仕。
以右副都御史何鑑巡撫應天等處。
七月。掌南院事左都御史黃紱致仕。
兵部尚書馬文升奏請革東河驛遞宿弊。從之。
時御史馮允中題東河一帶。驛遞煩難。豪強多勒過關米糧等弊。議定站舡二千。紅舡五千。各于輪該走遞水夫出辦。不許一槩科擾。其宿弊稍除。
京師大雨雹。
禮部尚書倪岳疏弭災急務。上嘉納之。
勸上勤聖學。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

貪進忠直。

以張悅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

八月總督兩廣都御史閔珪討古田宿寇平之。

初討古田都督馬俊及參政　鉉敗死時以致敗自俊珪乃引咎自劾時議又欲濟師珪謂罪止首惡乃設重購緝之已而賊果自縛以獻

提督貴州軍務都御史鄧廷瓚條陳善後事宜十一事下兵部議行之

㮣既盪平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田奪貨逞欲無厭已四十餘年于此軍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

幸黨惡稍除非大更張不能為保境安邊之計凡所條
陳十一事下兵部會議悉見施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
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擇流官土官兼治初遣養子蘷
之子乾馳入京報捷　朝廷既授乾以錦衣衛所鎮撫
即下　詔褒有首決用兵之謀共成平賊之功之語
以周經吳寬為吏部左右侍郎
九月召南京禮部尚書劉璋為工部尚書
召南京禮部右侍郎徐瓊為禮部左侍郎
以右副都御史梁璟巡撫四川
十月土魯番阿黒麻侵哈密執陝巴　命兵部侍郎張海
都督侯謙經略哈密

以右僉都御史魏富巡撫順天

勅南京內外守備

勅曰我國家並建兩京南京乃　太祖開基重地列聖相承恒必愼擇其人以司留鑰爾等受茲守備之寄不爲不重惟昔成周雖營洛邑而猶宗豐鎬唐人雖都長安而尤重晉陽我　祖宗愼重南京永樂洪熙付之監國儲君自宣德正統以來委內外重臣其憂深慮遠思患預防之心蓋與古人同一揆也爾等其思　祖宗愼重根本之意體朕委任責成之心協恭和衷同心戮力俾朕無南顧之憂則爾等功德茂著朕亦宜賞懋加矣欽哉

十一月。南京國子祭酒李傑丁憂。

以傅瀚爲禮部右侍郎。

以董越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南京兵部尚書張鎣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謚莊懿。

十二月。以秦民悅爲戶部右侍郎。

以侯瓚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起丁憂右都御史屠滽。仍掌院事。

命刑部侍郎戴珊勘荊府不法事。

召福建提學副使羅璟爲南京國子祭酒。

甲寅弘治七年。正月。庚辰朔。

興王之國安陸州。

上弟九人。興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涇王、

榮王、岐雍涇王無後。

巡撫山西都御史張敷華奏乞增解池鹽課以補宗藩歲祿。從之。

時歲歉祿米多缺。故請增之。

刑科給事中呂獻劾權豎李廣受富兒金爲駙馬。不報。

二月。河復決張秋。

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決河。

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相度形勢。乃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之。大夏曰。黃河猛悍。張秋乃下流

襟喉，未可輒治。于上流分道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河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堤決九十餘丈，合河水盡由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糧運愆期，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興等協治之。

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奏定訏謨以袪河患，乞專責成劉大夏。下部議行之。

恪言：先殺水勢，則決口可塞。乞將今年稅糧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二石，以充口糧之需；再敕劉大夏專理其事。如孫家渡口至南頓河道，俱起開封等處人

夫黄陵岡至梁進口河道俱起兗州人夫黄陵岡塞口
起開封大名人夫張秋塞口起東昌等處人夫各刻期
併築
以許州知州邵寶爲戸部員外郎
寶在許州以禮讓爲本舉動多風教事作新廟學諭諸
生義利公私之辯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皆知愼其所
自立次敎之讀書爲文矩則許州文風蔚然改觀正頴
考叔祠基改魏文帝廟以祀漢愍帝祀范忠宣公于襄
城裴晉公于郾毀龍骨杖妖巫尤急民事課農種倣朱
熹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給田法爲備荒計釐正糧籍
民至于今稱便

山東按察司副使楊茂仁疏弊政忤權豎誣以妖言詔逮獄尋謫長沙府同知

茂仁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旣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且謂水陰也其應爲宮闈爲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爲妖言逮繫錦衣衛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同知茂仁守陳子也

貴州蠻平加鎭遠侯顧傳歲祿副都御史鄧廷瓚右都御史

三月己卯朔日食

以右副都御史屠勳巡撫順天

工部議增眞保定惜薪役。巡撫都御史史琳屢疏止之。

以右副都御史熊繡巡撫延綏。

四月。塞張秋堤。更名安平鎭。

先是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于黃陵岡南濬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東入于淮。又濬四府營縣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泒。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秋堤。分土命工。五旬而事竣。

改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儲巏爲吏部考功郎中。

壅蔽意人才考註藏否無不曲當一時人士竦然戒曰儲君秋賜可畏居南部時考察庶官雖執政親戚不職者咸無假借天下服其公

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侯謙經略哈密還京下獄降海山西叅政謙除俸閑住

初王母故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會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商蓋姦人教之其實非也五年兵部尚書馬文升誤聽三種頭目告保遂立安定王姪陜巴為忠順王甘肅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使送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安定本韃靼別部雜合為一又與罕慎異矣土魯番必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果怒

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頭
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 上遂命張
海候謙往經略之海等至甘州遣使齎 勅諭阿黑麻
順天道歸陝巴久不報海等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
撫之叛則拒絕之而已遂修嘉峪關捕通阿黑麻黠詐
回夷二十餘人奏發廣西海等還 上以其無成功下
之獄
發遣取回夷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安置兩廣 詔閉
嘉峪關絕西域貢
五月陞少詹事程敏政為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
修玉牒

以右副都御史孫仁巡撫寧夏。

宣府山西河南晝星隕。

土魯番阿黑麻復侵哈密據之轉掠罕東等衛。

巡撫甘肅都御史馮續被劾為民。

六月以右僉都御史陳紀巡撫宣府。

南京太常寺卿呂憲奏南京工部尚書馮貫欺誑神天下所司知之。

憲以山川等壇大祀殿棚壞奏行修理貫不明白奏停先會守備祭告破土竟置不修故憲奏之。

巡撫江南都御史何鑑因水災疏寬恤事宜十事下部議行之。

鹽條陳折兌運折祿米折食米折軍糧停料價停織造

留船料留課鈔關鹽引存工價共十事以聞又疏乞照

往年川陝存留折銀二十萬兩兌軍米三十萬石分賑

各屬皆准行之故所在民不知災

七月北虜大寇昌平等處

起陝西按察使許進爲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與太監陸

誾總兵都督劉寧經略哈密

阿黒麻詐稱兵一萬欲取甘州城以居中外震恐大臣

薦進用之

安南使臣奏入貢道憑祥龍州輒爲所梗　勑總督兩廣

都御史閔珪處分

珪曰。是亦各有罪焉。乃議安南毋得挾私貨行憑藉毋得阻貢物。二夷爭遂息。

南京戶科給事中楊廉奏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戩宜備日講。講書宜用大學衍義。不報。

八月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奏漢中鄖陽夔州不當另立省。從之。

有御史言漢中鄖陽及四川夔州府因各去本省甚遠故爲盜淵藪。當別立省專涖之。事下三處巡撫議。未決。恪持不可。乃止。

加徐溥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丘濬少保戶部尚書。劉健太子太保。竝兼武殿英大學士。

北虜入寇陝西。

以右副都御史李蕙總督漕運。

九月。召右副都御史劉大夏理院事。

陞山東叅政張縉爲通政使。代劉大夏理河道。

初大夏治决河。百需委縉調度。及成功。遂陞其秩爲通政司右通政。屬之行河。時衝决之餘。溝防不治。縉相其緩急。以漸修濬。無所遺。又于决口之東。砌石岸數里。以圍勿壞。又新築南旺東堤。樹柳其上。每歲夏秋水溢。挽卒得分行無阻。至今便之。

巡撫湖廣都御史韓文奏歲歉。乞蠲積年逋賦以蘇民困。下戶部知之。

勅工部侍郎徐貫濬吳淞白茅港以泄積水。

時費無所出。巡撫何鑑請以充軍諸費充役。又以治其地即役其地之人。分地工程。分工賦糧。使官賴民之力。民受官之濟。用米二十八萬石。人二十五萬。衆不以為勞。費不旬月。厥工告成。松江小民苦于糧耗。不敢更易。鑑以小民多官田而糧重。大戶多民田而糧輕。遂令有司加耗。民甚稱便。

十月。吏部尚書耿裕力言舊緣傳奉貶謫者。不可復以開倖門。下所司知之。

以右副都御史沈暉撫治鄖陽。

西域胡人進獅子。禮部尚書倪岳奏止之。

西域胡人從海道進獅子岳言獅者外夷之獸眞僞不可知使眞非中國所宜畜非眞豈不爲外夷所笑且海道亦非西域常貢之路詔還之

十一月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閔珪奏立定順長官司從之以後蠻人不爲變

以右副都御史馮俊巡撫四川

太僕寺卿錢鉞上馬政八事下兵部議行之

十二月總督閔珪檄廣東三司勦雲貴猺獞平之

乙卯弘治八年正月甲申朔

土魯番阿黑麻西去留大頭目牙蘭與撒他兒率精鋭二百守哈密

牙蘭機警有勇力能并開六弓夜宿十徙雖近人莫知所在哈密𤠫從者皆懾服不敢動其雄黠者反從之欲以撓中國之術

巡撫甘肅都御史許進以議復哈密方略聞　詔可之

進曰不襲斬牙蘭則天威不振而䵟番終不知懼不懐來諸夷則聲援不合而我兵終不敢入今日之計結好北虜撫諭南羌收赤斤等衛末一之心作苦峪遺民已餒之氣以夷攻夷佐以漢兵出其不意則牙蘭成擒矣牙蘭既擒賊計沮塞然後綏和諸夷使之結爲姻好分守要害以防報復少遷苦峪居者之半使之共守哈密以理舊業整飭戎兵聯絡聲勢以爲諸夷應援如是則

土魯番進不能戰退無所得力屈智窮稱欵有日矣

二月大學士丘濬卒贈太傅謚文莊

濬平生著述甚多有瓊臺類稿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朱子學的及大學衍義補諸書

吏部尚書耿裕等條弭災六事不報

乙卯諸司以灾異言事疏出侍郎周經草內云吏部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而斥樂戲一事尤激亦出經手後有踪跡為此草者以問尚書耿裕經曰宜以實對耿曰吾為尚書不宜他諉時論蓋兩賢之

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並直文淵閣

東陽湖廣茶陵人曾祖文祥以戎籍隸金吾逐居京蚤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　景皇帝召見抱置膝賜上林瓔果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天順壬午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連登三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至今官謝遷浙江餘姚人成化乙未狀元時內閣缺人命吏部會同各部院科道官推舉堪用六員　上用東陽遷

改左副都御史劉大夏為戶部右侍郎

占城國王奏被安南侵占乞命官往問其罪大學士徐溥等力論止之

上欲從占城之請溥等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

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
至其國。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
威已多。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乃止
南道御史王倬劾文選郎中貢欽貪汚。罷之。
禮部祠祭郎中王雲鳳疏禁給度牒。不報。
初尚書倪岳因災異疏弊政用四事。曰懲邪慝。禁給度
牒。停減齋醮。議處宗室。言甚剴切。後度僧不止。乃獨疏
列千餘言。三上皆不報。及　旨下度僧不多。人皆嘉其
有回天之力。
內旨起欽天監致仕監正李華復職。大學士徐溥等執不
可。止之

溥等言華係傳奉官禮部參奏行事乖謬致仕況年已老今忽然傳出復職未免驚駭衆聽若以選昌國公葬地有勞亦量與賞賜為宜況本監見有監正吳昊掌印似難設兩正官臣等不敢阿從

三月乙酉朔日食

吏部尚書耿裕奏進士被選為親王講讀官抗拒不服為首者革職餘降調外任

初進士十人被選為親王講讀官相率詣吏部請照例九年考滿別陞時冢宰耿裕曰汝輩欲做大官乎對斥之曰大官亦是進士做裕詈曰小畜生輕薄衆亦以老畜生復之譁然相訐裕怒奏為首者革職餘皆降調外

任。裕譽望益損。未幾卒。蓋亦暴怒自取耳。

改右副都御史韓文巡撫河南。

值懷孟以北旱饑。令所司發銀賑貧。復竭誠虔禱致雨。歲乃大熟。

南京吏部尚書王㒜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謚文肅。

四月。改右副都御史張敷華巡撫陝西。

以閔珪爲南京刑部尚書。

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大學士徐溥等上言止之。

溥等言。三清乃邪妄之說。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原。裨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

上嘉納之。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謚文恪。
裕遵其父九疇之教。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儉
約蕭然。無異寒素。表儀縉紳。世濟其美。
給事中呂獻上弭災八事。下所司知之。
五月。東南諸省大疫。
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熊翀巡撫山東。
以右副都御史唐珣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六月。上杭盜復起。
以右副都御史顧佐巡撫山西。
巡撫湖廣都御史樊寳疏奏地方利病。下部議行之。

錦田賊。與兩廣猺獞為寇。聚衆幾三萬人。瑩謂賊如此理不可盡殺使不開其生路。將致死于我。乃下令。除首惡必擒。餘悉貸不問。賊聞之。稍各散去。遂得倡亂者十八人。置之法而牒其餘歸本貫。兵不血刃。一方以寧。于時巡屬水旱逮二十州。而諸藩府繕修未息。公私困弊。衡州等處且乏鹽。瑩奏通廣鹽。收其餘利以助二作。給賑濟。又奏停綾紗紙銀數十萬兩。

土魯番阿黑麻自稱可汗。逼令罕東赤斤等衛屬番從順。都御史許進疏請善加賞賜。勿令哄誘。從之。

以右副都御史王軾總理南京糧儲。

野先克力孫投順。都御史許進疏請俯從其請。厚加賞勞

沮塞紅番爲合之勢。從之。

七月。西北諸省大旱。

太常寺卿程敏政。應詔議宋儒楊時宜從祀孔廟。從之。敏政言。臣考程氏遺書。朱子伊洛淵源。稱其造養深遠。踐履純固。無疾言遽色。及其學成而歸。程子目送之曰。吾道南矣。一傳而得豫章羅氏。再傳而得延平李氏。以授朱子。號爲正宗。文定胡氏。親承指授。而春秋之傳作。南軒上泝淵源。而太極之義闡。心學所漸。悉本伊洛。使天下之士。曉然知虛寂之非道。訓詁之非學。詞章之非義。則龜山傳道之功不可誣矣。當崇寧之世。京。黼柄國。躋王安石于配享。伍次孟子。而頒其新經以取士。尊安

石爲聖人。不復知有孔子。誦新經爲聖言。不復知有經訓。僭聖叛經數十年。龜山入廟。首請黜其配享。廢其經。又請罷綱運以收人心。斥和議以張國勢。抑權臣以正邪意。培主德以崇治本。則其衛道之功。亦不可掩。朱子謂龜山之出。唯胡安定之言最公。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然請講于龜山若文定。私淑于龜山若朱張咸在侑食之列。獨時有傳道衛聖之功。反不預焉。揆之人心。誠爲闕典。今以龜山躋于從祀。列東廡司馬光之下。胡安國之上宜矣。其應封伯爵。行移翰林院定擬。仍行國子監及天下學校。一體從祀。

禮部尚書倪岳奏止崇王來朝。不納。

有旨。聖祖毋年老。念　叔崇王。欲得一見。便寫勑差官取來。岳極言　朝廷事。必須上探天心。下察人事。務出萬全。庶幾可動。然以今日論之。事有未便者三焉。又非前議之所及者。蓋近來傳聞黃河泛漲。水高于岸。平日波流湍急。舟行已難。加以泛漲洶湧。必異常時。　王欲來朝。乃舟楫必經之地。則夫驚震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便者一也。兼聞河南彰德衛輝二府。自春徂夏。一雨不霑。寸草不生。赤地千里。人民流移。殆三之二。夫馬艱窘。不言可知。　王欲來朝。乃車馬必經之地。不獨供億之費。無所給。萬一盜賊乘時竊發。則夫震驚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

便者二也。况二年之間。　三王之國。近自京師之軍民。
遠而所過之郡縣。百倍供需。十分騷擾。官無所措手。民
不得聊生。言之可爲寒心。見者欲爲流涕。今若加以
崇王來朝。先聲所及。人必驚疑。送往迎來。勞費倍增。瘡
殘之民。何以當此。此其未便者三也。此皆切于今日之
急務。于理不可。不預爲之慮者。今果奉命來朝。雖必遂
一時欲見之心。然欲已則難免眷戀不捨之情。既去必
倍增憂思不忘之念。他日　上廑聖慮。所未敢言。雖欲
悔之。殆無及矣。疏上不納。後復奉　旨免王來。岳力居
多。
以右副都御史朱瑄巡撫應天。
皇明大政紀　卷十六

小列秃者遣頭目脫脫迷力脫忽麻稱欵都御史許進密令小列秃迎敵敗魁土番阿黒麻于乞臺。

八月朔日食。

詔設江西巡撫于南贛。

自弘治甲寅汀漳奸民合爲寇其始甚微郡縣有司無遠略不急捕其勢寖熾而嶺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出剽掠劫官室燔民居掠帑藏殺官軍闃然爲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駭而圖之備其東則發于西剽其南則竄于北時鎮守江西太監鄧原暨巡撫監察御史都布按三司議以爲盜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隣境有司不肯協心故也宜設巡撫憲臣置道司要地以節制之而

割附近郡縣以隸之。則盜易平。乃具奏其事。上從之。

以右副都御史金澤總制江廣湖福軍務。

巡撫甘肅都御史許進奏請孚兵襲牙蘭復哈密。上降勑獎勵行之。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張稽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少詹事張昇侍讀馬廷用。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王杲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侍讀江瀾。

九月。北虜擁衆入河套住牧。

兵部尚書奏定馬政。從之。

差官勘處河南開封彰德衛輝三府陳州等一十七州

縣。山東兗州濟南東昌等三府濟寧等七十州縣各論人丁。每五丁養兒馬一匹。每十丁養騍馬一匹。共該人丁四十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三丁。領養兒馬六千七百五匹。騍馬二萬六千八百二十匹。其直隸真定保定永平順德廣平河間大名等七府所屬定州等九十二州縣。各論免糧地畝。每地五十畝養兒馬一匹。一百畝養騍馬一匹。共免糧地七萬七千四十九頃五十一畝有零。領養兒馬一萬七百九十五匹。騍馬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匹。各照例兩年算駒一匹。其餘人戶。收候領養孳生馬駒。其順天所屬霸州等二十七州縣。亦各論免糧地畝。領養各處解俵備用馬匹。至今行之。

以張悅為南京吏部尚書。

以屠滽為吏部尚書。

時推馬文升居首。而內　旨予滽。人多異之。

巡撫河南副都御史陳道疏陳地方利害。下部議行之

道謂彰德等府。與山西直隸諸處。水旱之餘。民多為盜

宜專設武臣陳州境隣直隸潁州數百里。盜所出沒宜

增添縣治。黃河之決。河南為上源。而患及直隸大名府

等處。濬治夫役。宜屬之河南。事下公卿議奏。多從其言

孝陵災。給事中呂獻指摘弊政。　上嘉納之。

十月。撫治鄖陽都御史沈暉奏請以鈞州太和宮觀香錢

糴穀賑饑。從之。

南京地震。

內官四川光相寺國師領占竹行取來慈恩寺住坐。禮部尚書倪岳執奏不從。

岳言法王領占竹等。俱以西番腥膻之徒。汚我中華禮義之教。錦衣玉食。糜費錢糧。前訶後擁。擅作威福。獻頂骨數珠。進骷髏法碗。以穢汚之物。冒陞賞之榮。名曰祝聖。實爲妄誕。皇上首賜罷黜。中外稱聖。今欲行取來京。本部查無取番僧國師例。必須劄始而行。事有未便。且四川布政司。離京寫遠。動萬里程。所至之處。轉相傳報。必曰欽取國師赴京。驚駭耳目。騷擾驛遞。勢所必至。于皇上初政之清明。制命之嚴正。不無少損。

兵科給事中朱昇上言取番僧領占竹失國體止之

前西川番僧領占竹貪緣行取中外騷動禮部劾科道又劾 上不之聽昇乃徐草一疏反復引孟軻韓愈爲証忠愛骩骳疊疊千萬言欲恤人言杜無益 上讀之悟其果欺罔也 詔用中止天下誦之

以右副都御史徐恪巡撫湖廣

時親藩之國宦豎怙勢載鹽百餘艘抑市于民恪立捕其首寘于法禁其鹽出境外凡小人不得行其私者復百計譖毀之 上不行

陝西妖僧據山爲逆巡撫都御史張敷華討擒之

敷華撫陝禁婚娶不得論財喪葬不得舉樂奬廉良黜

貪虐人多感之及妖僧煽惑羣議洶洶兵部尚書馬文升曰張公實在必有處分報至已令父老生縛之矣

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

改右副都御史王軾巡撫貴州

巡撫甘肅都御史許進總兵劉寧師師襲哈密城克之

十八日黎明我兵奄至城下以都指揮李淸所領甘州官軍六百十一餘員名分爲左哨令百戶何禎冠帶舍人劉嵩執旗牌督之以指揮楊翥所領肅州官軍六百七十員名分爲右哨令將才所鎭撫劉寶冠帶舍人蕭紀執旗牌督之與番兵六百三十餘名四面合勢進攻賊亦悉力拒戰自寅至辰賊氣漸衰我兵呼譟並進壘

城為坎蟻附而登賊衆崩潰退保土剌土剌者猶華言
天臺也我兵乘勝直入與賊首撒他兒復戰于土剌指
揮何玉李珍等奮不顧身先登陷陣賊走斬首六十餘
級攻破土剌五座燒毁房屋三百間奪獲已故忠順王
妻女獲到牛馬羊隻二千有奇牙蘭撒他兒乘間逸出
餘賊四散逃匿山林城中震懾不敢動時有貪功者欲
屠城進不可僅斬首四十級而還十二月捷至京 上
乃下勑獎勵有俱爾運謀協力士卒用命致此克捷良
足嘉尚之語巡按御史張恕復以功冊聞乃加陞閣俸
米二十石劉寧陞左都督加俸米一百石進陞右副都
御史彭清實授都督僉事餘陞賞有差

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

河南江西大雹電

禮部尚書倪岳類奏各處灾異。　上令兩京文武羣臣同加修省。

先是四方報灾異。禮部率類其凡。歲終一覆以為故事。岳乃以日月先後彙分條析。末復援經史。懇懇為　上言之。

戶部主事胡爟上疏。灾變異常。由佞臣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韋左道惑　聖心致之。不報

爟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暵。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大變也。　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

之知耳。今李廣揚鵬引用劉艮輔輩左道惑亂　聖心

齋醮糜費，則用差遣在外，如虎吞噬。其耗天下，不可言。

賢士大夫昏夜包哀于宦官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為耻。

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陽盛陰微，天異曷

由弭乎。乞用臣言，則邪佞斥而陰慝消矣。疏入，未下。人

皆爲權危，後廣等果以贓敗，由權啓之也。

丙辰，弘治九年正月。　朔

追封宋儒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

巡撫甘肅副都御史許進奏令卜六阿歹興奄克孛剌仍

申前約結親，幷令通事張海厚齎布物撫諭夷心，從之。

二月，召巡撫河南都御史韓文爲戸部右侍郎。

起丁憂吳寬復爲吏部侍郎。
命詹事兼侍讀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鏊主考會試賜宴于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陳瀾等三百名。
提督南贛都御史金澤奏地方事宜下部議行之。先該鎮守江西太監鄧原奏雩都會昌信豐瑞金石城安遠龍南七縣各添設主簿一員專一捕盜惟廣東潮州府五縣惠州府七縣南雄府二縣福建汀州府八縣湖廣郴州等五縣江西南安府二縣建昌府四縣贛州府三縣俱未添設機快捕盜無律盜賊縱橫無忌又奏行將前各府州縣不分全設裁減州添判官縣添主簿

各一員。並不別差。專委操練機快。緝捕盜賊。遇有警急。

調用責成。又瑞金縣招集鄉湖陂山塲。去縣六十餘里。僻在一隅。俱係深山險峒林木陰翳。先年强賊藏隱在彼。打劫石城縣殺死人民。擇具奏于湖陂山塲。設立巡檢司一所。又檄下撫屬。設立關隘。僉編附近居民之壯者防守要津。禁遏奸細。後各縣因地方險易不同。道里遠近亦異。而有所增損。然莫非祖述前意也。又增高贛州舊城一尺。并信豐興國南康永寧舊城圮破。俱檄修葺。又創巡撫公署贛州府贛縣學校。俱檄重建。凡百政令。皆行之可久而無弊者。

三月。陞河南左布政高銓為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朱希周王瓚陳瀾進士及第。李永敷等九十五名進士出身。汪偉等二百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劉玉、朱希周、劉麟、陳茂烈俱著名。
阿黑麻自將其酋撒他兒復襲哈密。破之。撒他兒不敢守哈密。就刺木城住坐
閏三月。以右都御史鄧廷瓚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以林瀚爲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
瀚在監十年。待諸生嚴而有恩。凡差撥歷事。定立條規雖勢家子不容請託越次。故事。祭酒膳役銀歲以百數計。悉貯之官。購置祭酒公署一所。合監師儒公廨悉備實瀚創其始也。

兵部尚書馬文升上䟽團營事宜　上嘉行之

文升極論在京軍士疲困。戰馬消耗。兵器不精。將不得人。操練無方。恐年復一年。愈加廢弛。乞今後凡有興作。不許奏討團營軍士。着爲定例。其坐營等官。務曲加撫恤。不許擅役科歛。每營練選精銳馬步軍各二千員名。以爲上兵。遇警動調。免致臨行挑選。有誤應援。仍差給事中御史等官。同年老知識草塲所在官一員。取勘四止明白。就爲丈量。不分內外勢要侵占。俱令退出。及後馬軍有將該支糧豆預賣于人。及將官馬人騎坐事發。問罪。與顧馬之人罰馬一匹。并　勅工部嚴令造作器械俱如式。及通行內外衙門各舉將材。其操習規則遵

洪武永樂年操法。五日之操。走陣下營二日。演習武藝三日。不許頻換。

改右副都御史沈暉巡撫湖廣。

改張悅為南京兵部尚書。

諭德王華日講文華殿。講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上樂聞之。命中官賜食。時內侍李廣方貴幸。招權納賄。華諷　上。上甚喜。

四月。以周經為戶部尚書。

經守正不附。承業洪變法之後。以身任事。不顧利害而為之。每委官監稅。必諭以愛節民力。如果入多者則與下考。

召南京刑部尚書閔珪爲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以侶鍾爲吏部左侍郎

改禮部尚書倪岳爲南京吏部尚書。

　岳在禮部屢以守正抗論忤權貴故命下人皆異之。

五月。以右副都御史黎福撫治鄖陽。

以戴珊爲南京刑部尚書。

以徐瓊爲禮部尚書。

武岡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逮繫錦衣衛獄。

　遜遲制減岷府祿米爲所誣搆。

六科都給事中龐泮等十三道御史劉紳等率同列論救劉遜。上震怒。俱下獄。

南京吏部郎中儲瓘申救科道不報。
公差回御史張淳上疏申救科道并劉遜不報
翰林編修羅玘疏救給事中龎泮等以全國體不報
大學士徐溥等力救科道并劉遜　上釋之。
溥等言遜情輕罰重言官爲國盡忠而槩以爲罪後有
大利害大闕失誰肯言者。
刑部郎中崔文奎劾知州劉遜無罪降遜官而祿米亦削
巡撫應天都御史朱瑄奏議建太倉州下部議行之
請削崑山常熟嘉定附近鄉村都以隸之。
六月總理南京糧儲副都御史李善奏修官廨以便分理
所支勲臣祿米從之。

工部尚書劉璋乞致仕詔加太子少保給驛舟以歸仍命有司歳給倖米人夫

火者哈只脫火乃苦設計割土番撒

巡撫都御史許進奏小列禿卜六阿歹并哈密奄克孛刺等恊心除撒他兒部落身為衛蔽哈密故疆可復并處置事宜　詔悉從之

七月巡撫河南都御史陳道奏嚴禁光棍出入王府撥置害人等弊　詔下部議行之

宗室分封河南為繁衍而無藉之徒出入其第肆為撥置貽患甚大乞嚴加禁約以篤親親尤人所難言迄今語地方事宜者賴之

召張敷華爲南京兵部右侍郎。

以徐貫爲工部尚書。

諸王府多奏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戶部尚書周經力論止之。

經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

八月。大學士徐溥等上言諫燒煉齋醮。上嘉納之。

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亟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不有繫于此則有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

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肺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番漢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水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勵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妄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改副都御史許進巡撫陝西

進既平紅番遂遣苦峪寄住夷人歸哈密故城給牛種衣糧犂具俾爲生聚計且令小列禿及乜乜克力兩部常往牧哈密之西以藩蔽之吐魯番既不能逞越二載遂稱款以所虜忠順王金印來歸西域乃定皆進之謀也

九月巡撫順天都御史屠勳奏地方事宜下部議行之近畿役重民貧京邑尤甚疏請裁省夫役昌平密邇山陵供億浩穰疏停牧馬以示優恤其經略邊備奏分薊州三路屯兵緩急相援于潮河川築城設險居守及增置黃花鎮營堡戍兵聲勢聯絡虜不敢輕犯至今賴焉又奏徙熊兒峪馬營于便地就水泉人免病渴猪圈頭

關沮洳多水患歲苦修築亦奏從之
巡撫湖廣都御史沈暉奏定糧事宜下部議行之
奏定各王府歲祿驗丁糧多寡定徭役輕重長沙武岳諸郡逋負至二百餘萬有司征求百方民終不能輸宜命官檢實有所解縱庶民得沾恩而官事亦辦詔郎委之蠲民租五十餘萬折徵餘萬官民兩利焉
黔國公沐琮卒沐崑嗣爵
以僉都御史王嵩巡撫延綏
巡撫應天都御史朱瑄奏乞裁省上元江寧差役供給下部議行之
瑄言上元江寧人民凋敝已甚如南京科道等官公差

役使皁隷，皆屬兩縣顧倩，事竣不行發遣，其值仍在于民。他若內府供給各衙門坐派及運送人夫等項，糜費鉅萬，奏乞裁省，以固祖宗根本之地。

禮部奏僧道仍十年一度。從之。

初祠部度僧道集京師以萬計，權貴多為之請。瀚力言此輩蠹耗天下，宜痛加禁革，縱未能如祖宗朝之制，亦當稍賜裁抑。遂仍改十年給度之例。

十月，致仕尹直上賀萬壽聖節表及太子承華箴，却之。

以右僉都御史張禎叔巡撫寧夏。

以右副都御史吳㟚巡撫甘肅。

中使取寶坻港銀魚，橫索害民。巡撫順天都御史屠勳疏

言不可。詔戒中使止之。
給事中呂獻劾壽寧侯不宜入後庭　詔杖三十。繫錦衣衛獄。尋釋之。
中使請取麻峪山銀礦。巡撫都御史屠勳執奏不可。　詔戒約中使止之。
十一月。以王鴻儒爲山西提學僉事。
以右副都御史馬中錫巡撫宣府。
巡撫應天都御史朱瑄疏徽州無藤黃銀硃。乞免府歲派從之。
十二月。以右僉都御史劉瓛巡撫大同。
改巡撫山西副都御史顧佐提督南京操江。

歴廣東順德知縣吳廷舉爲四川成都府同知

先是廷舉初任順德知縣潔已如水視民如子減賦息訟乃刻家禮以道民邑有宿盜久莫治至立執之都御史屠滽檄至督府與之言甚溫答曰廷舉越境奔命宜有地方重事請發令屠欲爲順德權璫修家廟答曰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屠令他邑成之市舶太監給銀買葛布即用之買二疋曰奉此爲式如不中意請還金且葛雷產也大監怒取金去御史汪宗器惡廷舉乃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何也會廷舉壞淫祠觀寺以其材作土隄書院賢館及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木竹碎屑俱列斤兩卿大夫

子犯盜並論死廷舉生其少子標其戶曰盜後少子改
行乃泣愬曰公念先人廉直故存後今盜其門大爲先
人辱請就死乃爲撤之御史卽捕盜令自首賂知縣乃
毀門表不卽理前事盜曰盜死分也不敢誣廉令加以
嚴刑不易口是時廷舉囚服梏手日詬訟所分析所費
無私盜狀御史大慚命釋之弘治丙辰屠入爲吏部尚
書遷廷舉成都同知一年以憂回起復改松江

丁巳弘治十年正月朔

北虜火篩由花馬池入寇敗官軍于神木

巡撫陝西都御史許進疏陳地方事宜八條下部議行之
曰設驛遞以便接應革倂驛以甦民困援禁例以除民

害別淑慝以示勸懲省盤詰以除奸弊給月糧以責後效嚴防守以保地方降印信以防奸詐

中官織幣南京奏給長蘆鹽分千引鬻于兩淮戶部尚書周經執奏不可　詔勿給

經言鹽引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今若不嚴禁公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命止長蘆鹽仍給淮鹽銀貳萬兩

二月侍講學士王鏊侍經筵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上悟納之

方春　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及鏊講畢出召倖幸李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輩好爲之竟罷遊

以考功郎中儲瓘爲大僕寺少卿。
以右副都御史張玉巡撫遼東
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鄧廷瓚條陳地方事宜下部議行之
廷瓚言羣蠻以刼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乃以都
御史金澤巡撫偏方非宜以江西一省全付之使二司
並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備
憲臣合遷治所于郴州爲便又以廣東瀧水爲賊巢宜
即其地設千百戶所調遣新軍守禦仍宜給與隙地屯
種以爲久計奏上　上悉從之。
北虜火篩大敗官軍于大同
三月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修大明會典

上以累朝典制散見疊出未會于一乃　勅徐溥等修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爲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爲目類以頒降羣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皆歸于職以備一代之制

兵部尚書馬文升奏北虜火篩詭計日深乞命文職大臣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便宜行事　詔從之

文升議賊若入套則往延綏賊若過河卽回大同隨其所在調度勦殺務使總制爲主提督爲客并論各邊小戰車不便宜用拒馬鹿角攢行長牌

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議政事

二十二日。經筵罷。命司禮太監常泰至內閣。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叩頭。 上曰看文書。司禮監諸太監取羣臣奏本付溥等。 上曰與先生輩計較。溥等看詳相與議定批詞。以次陳奏。得允乃錄於紙以進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官本。及禮部諸本。皆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 賜茶而退。李東陽燕對錄。謂自天順末至今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窺天質之明。睿廟筭之周詳。庶幾都俞吁咈之氣象云。

召前左都御史王越加太子太保。命總制三邊軍務。經略

哈密。

先是越奪爵謫居安陸弘治改元詔放還尋復左都御史致仕至是乃起用。

命戶部左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

時北邊倉儲告乏大夏受命經理瀕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曰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凡願告報者米即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

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蓄積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爭相爲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中貴人家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邊上軍民云自劉侍郎收買法行各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但見此耳大夏尋以病乞歸

四月巡撫陝西都御史許進數鎮守太監劉琅諸不法事琅懼遁去

琅貪虐跋扈凌轢上下官司莫敢誰何進數勸戒反不遜故進欲手擊之

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陶魯卒

魯廣西鬱林人景泰初以父成死事陞廣東新會縣丞年二十二胸滿韜略適廣西猺賊流刼雷廉高肇勢熾甚將及新會魯帥其民築城置堡寨相聯絡誓死以守賊至不能克遁去一時稱其功遂陞知縣進府同知權按察僉事專治盜賊九載蕭進副使嘗平後山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復平廣西潯梧藤浦府江田州諸賊擒斬共數萬計皆親冒矢石前後身被數十傷復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並奉 勅撫治兩廣地方載殺數多賊悉遁人咸稱為三廣公云論功陞魯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

五月京師風霾。

各省地震。

詔求直言。

湖南宣慰諸司交惡。或請兵勦除。巡撫都御史沈暉奏止之

暉言蠻夷相攻。不可以疲中國。其後夷人亦自解兵

起丁憂右副都御史何鑑巡撫山東。

山東南北要衝。接遞夫。水馬夫。閘夫。淺夫。驛遞夫。壩夫。泉夫。守堤守橋等役。歲計四五萬人。官府濫增吏緣爲弊。民不堪命。乃度州縣繁簡。酌里分多寡。分派夫役。立爲定規。臨淸德州倉塲。權貴攬尅納充。巡捕官兵。倚勢

害民悉擒治隸戎籍者數十人

祠祭郎中王雲鳳因風霾踰旬陳修德弭災急務上納之

禮部等衙門尚書徐瓊等疏弭災二十三事上嘉納之大意納忠言罷左道齋醮採辦傳奉諸事曰勤聖學接羣臣奮剛斷復早朝甦軍衛恤軍士清軍匠重名器禁私罰惜財用崇儉德慎刑獄汰冗官省妄費停踏勘節供應停齋醮專巡邏寬馬價恤夫役慎工作謹服用修武備疏淹禁開言路皆郎中王雲鳳代草

六月以右僉都御史侯恂巡撫山西

以右副都御史李孟暘總理南京糧儲

七月總督漕運副都御史李蕙疏陳漕運事宜從之
內如奏定江南造船價限期并定運糧衛所勤惰衛所不補運軍分數參問之例及運糧逃軍問發沿邊守墩瞭哨江西湖廣僻遠山縣兌運糧米折銀給軍爲輕齎外江漂流糧船有司勘實免送問久雨違限運官免參問與夫衛所掌印官監同運糧委官徵收減存運軍該辦料銀俱情法兼盡

大同宣府諜報北虜犯邊命中官武臣練兵以待以兵部左侍郎李介兼僉都御史提督宣大軍務
時巳遣武臣練京兵待報而發論者謂宜用文臣往遂以督軍事付介介病新愈即上道至則虜巳退悉心邊

務徧歷營堡策勵將士鎮兵匿役者勾稽得萬二千人又募丁壯萬伍千人訓以待用大同屯田歲給牛具銀若干兩實不為官用而邊兵償死馬常若擄掠乃請以給之人甚便將領有弗任者易置之又念大同境外有廢墻請修復為禦侮計所上議前後不絕事未盡行而疾甚次年正月卒于官府

禮部尚書徐瓊等參太常寺卿崔玄端欺罔 上戒諭之玄端謂本寺與光祿寺太僕寺不同不係禮部統屬瓊具奏 朝廷每大事會議該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未聞有太常寺也今欲與九卿衙門齊得乎況本寺乃祠部之一事與光祿寺為膳部之一事太僕寺為駕

部之一事。相同但以此三事乃事之大者。所以又設此三等衙門專之。且今太僕寺既屬兵部。光祿寺既屬禮部矣。獨太常寺與禮部齊。可乎。止以崔玄端發身道流，穢行彰聞。累經彈劾。未蒙黜退。乃敢愈無忌憚。恐爲欺罔。通應究問　上戒諭玄端。於是體統不紊
八月上御平臺。召輔臣議政事。
召陝西巡撫都御史許進爲戶部右侍郎
進在陝西。因州縣徵納公事。人役投牌。三司皆苦于科罰留難。進至閤以牌呼訊之。革其弊。因廉守令臧否。軍民利病。上下肅然。藩臬出巡。多應故事。進著令。凡巡歷所部。期十日。州縣期三日。逐日自籍行過政績。回則憑

籍稽其勤惰至是守巡多留心民隱進繼張敷華後閑

中有張明鏡許重磨之誣

九月以右副都御史陳清撫治鄖陽

以謝綬爲南京禮部尚書

提督南贛都御史金澤調兵勦賊首滿天明等平之

斬賊首八百餘顆

上欲施恩后家戶部尚書周經力論止之

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四百頃欲并其旁近民田千餘

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經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

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

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二分而此獨加稅五分人

將謂　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憲宗妃栢氏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爲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雄縣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上因經前奏皆抵之罪一時近戚貴幸有所陳請一裁以法皆斂不得肆。

十月北虜犯甘肅。

以右副都御史周季麟巡撫甘肅。

土魯番阿黑麻送陜巴并原奪勅印抵甘州歸哈密。

祠祭郎中王雲鳳乞斬僧監李廣以弭災變不報

時太監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怨徹中外人莫敢言雲鳳獨上疏乞斬廣泄神人憤以弭災變廣怒令道士

設醮呪死不驗及令校尉數伺其出入欲中傷之

巡撫甘肅都御史周季麟請仍立陝巴妻以強酋奄克孛剌從女下部議之

阿黒麻自許進經略之後始畏服稱款季麟經紀其事宜并賜阿荅阿黒麻等禮儀纖悉詳盡自是諸部番貢不絶

十一月僉監李廣誣郎中王雲鳳下錦衣衛獄謫知河南陝州

廣恨雲鳳劾巳值　聖駕郊天省牲回誣雲鳳衝後騎馬故逮獄

總督陝西三邊左都御史王越率兵擣賀蘭山後北虜賊

斬首百餘級。上降勅奬諭。加少保。兼太子太傅。

巡撫甘肅都御史周季麟率兵與虜戰斬首六十四級。

上降勅奬勵。

詔取太倉銀三萬兩爲張燈具。戸部尚書周經力論不可費小民脂膏。止之。

以右副都御史張廉巡撫貴州。

十二月。總制兩廣軍務鄧廷瓚調兵。征爵林川雲壚大桂諸種猺獞。倶平之。

廣州府知府林泮奏。奉總督檄會總兵征藍灘諸山洞蠻。入其穴。擒渠賊殲之。

戊午。弘治十一年正月。朔

安定國王千奔幕天朝復哈密立陜巴遣使來謝上嘉悅之

復改秦民悅為吏部右侍郎

二月進內閣大學士徐溥少師兼太子太師劉健少傅兼太子太傅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馬文升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屠滽刑部尚書白昂俱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工部尚書徐貫左都御史閔珪並太子少保

召陳道為刑部右侍郎

大僕寺卿劉纓疏為政當興革者二十事下部議行之

陞吏部右侍郎侶鍾為右都御史協閔珪理院事

管後湖黃册南京科給事中楊廉奏行清查法從之

廉請與戶部委官各行回報以相參對由是所查戶籍無弗實者兵部議謄洪武永樂年間册廉奏言年遠册或不完暴之天下奸且日滋非便然遠年之册誠戶籍根源宜添造册庫稀架薄堆以便揭查晒晾

南道御史王啓劾壽寧侯張鶴齡家人害民宜寘國法不報

三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命侍讀學士等官劉機楊廷和梁儲劉忠江瀾張燦王華田鉞等日侍講讀

起程敏政爲詹事尋遷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

府事。充會典副總裁。侍　皇太子講讀
轉吳寬爲吏部右侍郎。
四月。以右副都御史彭禮巡撫應天。
戶部左侍郎劉大夏乞致仕。　上准養病病痊起用。
大學士謝遷上疏。勸　皇太子親賢遠佞勤學戒逸。　上
嘉納之。
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請選老成淳謹之士。以資啓沃。不
宜雜以浮薄之流。恐虧損盛德。　上欣納之。
上御閣下。親鞫江西宗室與瀋臬奏辯事。以大理寺左少
卿王鑑之前擬爲是。從之。
江西宗室有官人逃出。瀋臬執留。奏誣以宮闈穢汚。

上命錦衣往鞫之。乃坐王以用刑過嚴。而藩臬失體。擅詈官人之罪。各相奏。上更命刑部侍郎戴珊再鞫之。及案奏聞。因其異。遂提取來京。躬自臨朝訊鞫。上悟曰。古人待宗室甚厚。盡從前擬。

五月。陞陝西提學副使楊一清爲大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一清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誦者。有修文詞者。有攻舉業者。有志道德者。雖所學不一。皆以爲美。誘而進之。曲成不遺。每試八府三邊學。必歲一小試。雖僻壤不遺。其蒞士愈久愈嚴。方試時。咸凜凜守法。弗敢左右一顧。一交言者。及課諸所業。又刑以發蒙

略無姑息又命郡邑製諸禮樂之器俾諸生肄習久之弦歌盈于西土又以朱子白鹿洞規及程董學則誨諸可以語上之士又拔諸髦士于書院躬授經傳故遐方之士咸得親炙尤明于知人一邑品第十人為優或鄉舉四五人率不出七人八人之外凡所取諸處冠英之士恒中式四十或五十餘人方進之士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名世必卒如所言其所造士出而佐理五十餘年用之未盡故當其時雖宗室不能奪生員之婚雖撫按縉紳不能撓課試之權為國朝提學之最

召輔臣親定團營總兵官

加總督漕運副都御史李惠為右都御史照舊督撫遣中

使賜寶鈔羊酒勞之

蕙督漕六年餘糧運不阻軍士稍蘇故陞獎之

六月京師西門有熊入城

兵部尚書馬文升謂野獸不宜入城奏叅守衛因乞嚴武備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既當備盜亦宜愼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災既而禁中亦火乾清宮災或問孟春此出何占書孟春曰予不曉占書嘗記宋人紀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倅趙允稻曰能于字能火郡中宜愼火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予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

以右副都御史韓邦問鎮撫南贛等處。

巡撫湖廣都御史沈暉奏黎平鎮遠縣屬。不宜割屬貴州。從之。

黎平鎮遠地邊貴州而縣湖廣所司奏欲割屬貴州爲便暉言犬牙相制自 祖宗深意豈可輕變惟征調詞訟則屬之貴

七月。大學士徐溥乞致仕。許之。

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張廉被劾免。

以右僉都御史魏紳巡撫山西。

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鄧廷瓚調兵征西會等處宿盜李景光覃傑等殲之。

生擒惡黨二百餘人悉伏誅。

浙江守臣請給竹木銀鈔稅爲織造費戶部尚書周經力

論征關非舊且浙江大水民困乞停織造從之。

八月復封陜巴爲哈密忠順王。

以右副都御史錢鉞巡撫貴州。

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張誥被劾免。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孫清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諭德王華中允楊廷和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唐寅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洗馬梁儲是科得梁材著名

九月清寧宮災。

勅文武羣臣同加修省

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乞罷不允

大學士李東陽上疏弊政　上嘉納之

疏言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變此乃邪佞之奸或以縱囚釋罪為修省此乃姑息之術熒惑　聖聽莫此為甚且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弊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嘆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

大學士謝遷復引咎避位薦吳寬王鏊自代不允

工部尚書徐貫率侍郎史琳等上弭災六事。下所司知之止織造。恤邊民。停傳奉。惜供應。節財用。戒無益。皆切時宜。

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大學士李東陽以不可止之。

十月。起養病湖廣按察使林俊爲廣東右布政使。仍乞養病。從之。

俊先任湖廣。言時政大略。謂貴州借調官軍。措運糧餉。軍苦戰鬬。民疲輓輸。又德安安陸盖造王府。及增修吉府。工役浩繁。財費鉅萬。民不堪命。乞循寧襄德府故事。一切省儉。勿用琉璃及白石雕欄。著爲定例。

以右副都御史洪鍾巡撫順天。

權監李廣有罪自殺。

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廣進言建毓秀亭于萬歲山。亭成，幼公主中痘，醫藥不效。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咎廣，而清寧宮災，咸謂建亭月犯太歲。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日灰燼。廣懼，飲鴆死。

上欲加李廣恩典，太學士謝遷以不可止之。

戶科給事中華昶上言時政二事，從之。

一曰廣言路以開天下之壅蔽。大略謂今日致災之由，若貪饕之未去，闕失之未修，生靈困苦之未蘇，邊境應援之未息，諫官得言之，廉官亦得言之，大臣得言之，小

臣亦得言之必使天下無不敢言之人無不可言之事乞勑所司考諸數十年之前一二年之內有直言獻于朝廷有直聲動于天下而解職調官者悉復而遷諸可爲之位又當明示條章俾凡臣工無得以言爲諱二曰明國法以誅天下之奸諛大略謂吏久而奸法久而玩今天下之財多聚于大臣大臣之財多聚于內臣內臣之惡莫甚于李廣雖云自殺寔天所誅也其餘黨猶蟠據于中外里巷傳諠士人閧議凡有欲謀爲大京堂者必以二三千計此輩盜攘剝削已不容誅况又納諸宦官之門以爲固結之計將何所不至耶願亟發李廣之私籍盡收李廣之私人合其數十百萬之賂內充帑藏

之虛外紓軍國之用亦足以寬一分之民力非止弭災
之一端也
詔籍沒廣家財編修羅玘疏不可執簿籍姓名究問以存
國體從之
上命內侍搜索李廣家得一納賄簿籍首進之簿中某
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
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
白米即銀 上悟廣贓濫遣人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
按名究問凡預名者惶懼危甚各潛赴戚畹壽寧侯處
求救昏夜奔馳不期而會者十有三人玘言具瞻攸在
不必指其名暴其惡宜諭令自陳或黜以他事庶不貽

朝廷羞事雖得寢。而納賂者之姓名。一一盡傳于朝野矣。

十一月。詔寬恤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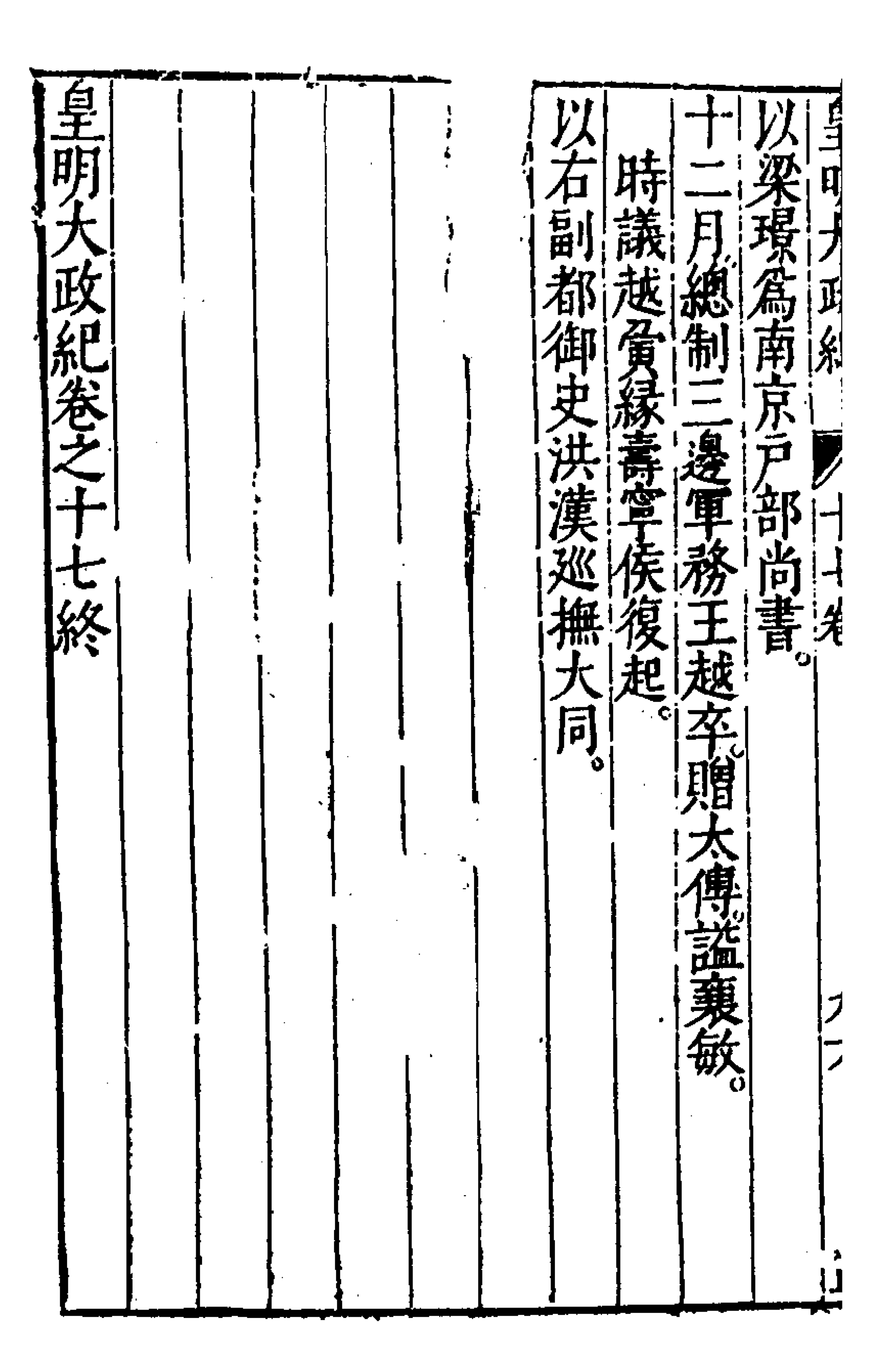
南京戶部尚書秦紘乞致仕。允之。紘平生清介不羣。蕭然若寒士。及致仕。惟衣冠二篋。人人羨之。

以右副都御史王珣巡撫寧夏。

上勅兵部議處修理淸寧宮。尚書馬文升請發內帑銀兩免征派。幷停止四川採木之擾。從之。

御史胡獻疏指時弊召天變。謫降外任。

閏十一月。以右副都御史鄭齡巡撫河南。



以梁璟爲南京户部尚書。

十二月總制三邊軍務王越卒。贈太傅。謚襄敏。

時議越貿緣壽寧侯復起。

以右副都御史洪漢巡撫大同。

皇明大政紀卷之十七終